

俄羅文文學叢書

復 活

托爾斯泰著

耿濟之譯

下 卷

共 學 社

000207

#69

MG
1512.44
67

社 學 共
書 叢 學 文 斯 羅 俄

復

俄國托爾斯泰原著
耿濟之譯述

活

下 卷

商務印書館發行



3 1760 6650 8

復活卷下

第一章

瑪司洛娃等一羣罪犯已經去了大約三千里路了她和其餘犯人都因犯法被公家用鐵道和輪船一直遣發到了白耳摩村。她所以能跟政治犯一同遣發，是南赫留道甫一人從中爲力，和政治犯裏有一個名叫維拉，德赫滑的在旁設法，才得允准。

這次白耳摩的長旅行，於瑪司洛娃的身體上和德行上都很受艱苦身體上喫苦，因爲擁擠太過，塵土，和那班不得使她安頓的顛狂惡徒；德行上是因爲同那些惹人厭惡的賤民相起居。那些惡漢般的男犯，雖然各人有鎖着的地方，總想做出一種求情的媚態。他們常擁圍着她，不給她一刻安寧。在那般女犯和男犯裏，獄吏和衛兵裏，都穿着一套粗悍骯髒的衣服，叫人無味，只有

那班女犯肯賣弄她們那尋常做慣的女牲醜態。在那裏面，一刻不定的這樣恐怖鬧氣，真是很辛苦，而瑪司洛娃尤其受窘，因為她的容貌十分秀媚，並且人人都知道她以前的事情。但是她總極力拒抵不理所有男犯的那副媚態，實在使他們生氣，使他們對她生出一種惡意。不過那時她有兩個熟人，費道西和特拉司，特拉司是因為聽見他妻做女犯很喫苦，所以他故意被他們捉到尼施里，洛夫高羅地方，好保護她，因此現在也是一個罪犯同衆犯一塊走，瑪司洛娃坐的地方近他們兩人，所以還安些。

瑪司洛娃已經被允許跟政治犯同居，她的地位就好受的多。不但是因為那般政治犯住得好些，喫得好些，待遇得不苛些，並且瑪司洛娃的情形大為變好的緣故，是因為她不再被那些惡漢攪擾，起居着可以不想起她所日夜求忘的過去事。實在說，這樣一搬移，頂大的利益就是她認識了許多人，他們都很願意感化她的德性，改良她的行爲。

瑪司洛娃被准許同政治犯一塊在鎖欄裏居住；但是她是個強健有力的女人，所以要逼着跟刑事犯一同走。所以一路上從湯姆斯克地方起總是步行走着。裏面有兩個政治犯：一個是瑪麗，潘甫洛納，她是很漂亮的女郎，褐色眼睛，起初南赫留道甫到監獄去見德赫滑的時候，他很注意她的，還有一個是西蒙生，一個蓬髮深眼的黑少年，南赫留道甫去見德赫滑，同時也很注意他，他現在正被遣發到耶哥斯克縣去。瑪麗，潘甫洛納現在步行走着，因為她把車上自己地方讓給一個有孕的女犯；西蒙生却以為享用階級的特權是不合公理的，所以也步行走着。這三個人（瑪司洛娃，瑪麗，潘甫洛納和西蒙生）每天晨起老早跟罪犯一同起程，那在車裏的罪犯總要落在後面；這是第末次罰苦行，以後一直到某大城，那邊有一個新衛官來管理這羣罪犯。

那一天是潮溼九月天的早晨。突然來一陣暴怒的冷風，雨和雪隨後落下。全隊罪犯大約四百男犯和五十女犯已經聚在關鎖着的大法院裏。有許多

圍擠着那護送官長，因為他正指派幾個罪犯，給他們兩天所用的錢，去分散給其餘犯人；有許多爭前向幾個放進場院的女販搶買食物喫。在外面可以聽見罪犯數錢的聲音，搶買食物聲和女販的尖脆聲。

喀瞿莎和瑪麗，潘甫洛納兩人都穿着拖鞋，短毛衫，用毛巾繞着頭部，從屋裏走到場院，那兒許多女販靠着院北牆腳坐下，躲那寒風，各人爭前伸出她們的食物來：熱肉餅子，魚，糖蛋，細麪，蕎麥粥，豬肝，牛肉，雞蛋，牛乳；有一個人還高舉一隻小煙豬。

西蒙生穿着橡皮製的短套，橡皮套鞋，用線綁在絨線襪上，他是個守齋的人，所以不用死獸的皮毛，他也在場院裏等着全隊出發。他站在臺階傍邊，在他筆記本上記載他那時一陣的思想。他寫道：『如若一條微生物看見人的手指甲，去研究，他一定要說那是無機物；因此我們看着地球，去研究那地面，就說他是無機物。這是不對的。』

出發的時候到了，大家亂動起來，瑪司洛娃買了雞蛋，麪包，和餅乾一大堆，全放在她口袋裏，瑪麗，潘甫洛納把錢付給女販。衆人都靜着，全回到原地。那軍官走出來，喊了一聲出發前最後的號令。

各事都照常。罪犯都點過名，檢察他們腿上的鎖鏈，那些罰步行的犯人都一對一對的用手鐐鎖起來。那時忽然聽見官長的威怒喊嚷聲和小孩哭啼般的打人聲。衆人一時無聲，不久人羣裏發出一陣抱怨聲。瑪司洛娃和瑪麗，潘甫洛納兩人走向那聲音傳來的地方去。

第二章

瑪麗，潘甫洛納和喀瞿莎兩人往外一望，她們看見這種情景。那個軍官很強健，長着小鬍鬚，皺着眉，正說着粗罵的字，立在那裏，磨他右手的手心，因為他用右手重打那一個罪犯的臉。他面前站着一個高瘦的苦力犯，半面臉打破了，穿着一件很小的外套，他那條褲子尤其太小，一手揩着他流血的臉，一

手抱着一個圍着毛巾的小女孩，她正在驚喊着。

獄官長嚷道：「我要給你一嘗這種滋味。我還要教你怎樣瞎辯這些廢話呢。你一定要這孩子交給她們女人！現在好了，把他鎖上！」

那個罪犯被他小村裏充軍出來從湯姆斯克地方一路上帶着他的小女兒，因為在湯姆斯克，他的妻患瘟疫病死了。軍官當時吩咐把他鎖上。那苦力犯說，若他上了手鐐，就不能抱那孩子了，這句話激怒了那位怪皮氣的獄長，所以他猛然把那搗亂的罪犯打了一下，因為那囚犯並不服從。

一個衛兵站在那受傷的苦力犯旁邊，還有一個黑鬚的犯人，一手摸着他的鬍子，那衛兵悽然斜着眉，看看那獄官，看看那受傷的罪犯和小女孩。那軍官又吩咐衛兵把那女孩拿走。衆犯的喧嘩聲慢慢響起來。

一陣粗聲從後面傳來說道：「從湯姆斯克一路上走着，全沒有上過手鐐。」
「那是小孩子，不是小狗。」

手抱着一個圍着毛巾的小女孩，她正在驚喊着。

獄官長嚷道：「我要給你一嘗這種滋味。我還要教你怎樣瞎辯這些廢話呢。你一定要這孩子交給她們女人！現在好了，把他鎖上！」

那個罪犯被他小村裏充軍出來從湯姆斯克地方一路上帶着他的小女兒，因為在湯姆斯克，他的妻患瘟疫熱病死了。軍官當時吩咐把他鎖上。那苦力犯說，若他上了手鐐，就不能抱那孩子了，這句話激怒了那位怪皮氣的獄長，所以他猛然把那搗亂的罪犯打了一下，因為那囚犯並不服從。

一個衛兵站在那受傷的苦力犯傍邊，還有一個黑鬚的犯人，一手摸着他的鬍子，那衛兵悽然斜着眉，看看那獄官，看看那受傷的罪犯和小女孩。那軍官又吩咐衛兵把那女孩拿走。衆犯的喧嘩聲慢慢響起來。

一陣粗聲從後面傳來說道：「從湯姆斯克一路上走着，全沒有上過手鐐。」
「那是小孩子，不是小狗。」

潘甫洛納從人堆裏走出來，到那軍官身旁，說道：「你肯許我抱那小女孩麼？」

獄官問道：「你是誰？」——「我是政治犯。」

瑪麗，潘甫洛納的俏麗臉子和她那神活艷美的眼睛（那獄官上次初接任時候，他已經很注意她了）早就把獄官迷着，自然發生效果。他靜靜看了她一下，好像思索了半晌，就道：「我倒不打緊；你要願意就抱去。你倒很容易發出慈悲心！但是她若逃走了，誰負這個責任？」

瑪麗，潘甫洛納說道：「在人手臂裏，一個小孩子怎能好端端逃掉呢？」

「我沒有功夫跟你談話。你既願意，就拿去罷。」

衛兵問道：「要我給她麼？」

「好罷，給她。」

瑪麗，潘甫洛納想用好話誘她來，說道：「上我這兒來。」

但那在衛兵手裏的小孩子向她父親張着小手，仍然死命的哭號，不願到

瑪麗，潘甫洛納去。

瑪司洛娃從她袋裏拿一塊餅乾，說道：「瑪麗，潘甫洛納，等一等。她要到我這兒來。」

那小女孩認識瑪司洛娃，當她看見她臉和餅乾，就自己讓她抱去。

衆人都靜着。門都開着，衆犯都走出，列成一排。護送官又點了一遍名。許多行囊都堆在車上，那些病老犯坐在車頂上。瑪司洛娃手臂裏抱着那女孩，在女人堆裏站在費道西傍邊。西蒙生鎮天留心來往一切事，現在決然大步走向那軍官那裏去，那時獄官剛喊完號令，要走進馬車裏，說道：「你的行爲太壞了。」

「好好坐在那兒去，沒有你的事。」

西蒙生把亂眉一皺，傲然看着軍官的臉，說道：「這正是我的事，來告訴你，說，你行爲太壞了，我已經告訴你了。」

獄官不理西蒙生，只顧喊道：「預備了嗎？前走！」他拉着車夫的肩，自己爬進車裏去。全隊前行，前面忽然有一條泥濘大道，兩旁有水溝，直進深林裏，所以全隊分散着走。

第三章

雖然他們這種情形很苦，但是在政治犯裏過日子，倒於喀瞿莎很舒服，因為她以前在城裏六年的污辱，奢華，淫蕩的生活和幾個月刑事犯的監禁，已經喫够苦了。(註一)現在每天只走十五到二十俄里的路，喫好食物，走了兩天，休息一天，很可以操練喀瞿莎的身體；跟她一同走的新伴友交際，倒使她生活中開了夢想不到的興趣。這樣奇怪的人她心裏這樣想着，她現在所遇見的，乃是她生平永沒有遇見過，也是意想所不到的。

(註一)刑事犯大都是下品人，所以對待得很苛暴，政治犯比較得優待些。

她說道：「想當年！當我被判決時候，我哭得要死。好了，我一定要一輩子感謝上帝。我已經曉得了許多我若不是這樣，便永不能遇見的事。」

她現在很容易看透，她明白那班護送人民的軍官的存心，她自己是一個人民，也替他們發出憐心。她明白他們官長是爲人民，是抵拒那般上等人，雖然他們自己也是上等人，但他們已經犧牲了他們的權利，他們的自由和他們的生活爲那人民。這種思想實在是把她身價抬高，也使她借此重視他們。她交了許多新伴友，她心裏異常喜歡，而尤其心悅的就是那位瑪麗，潘甫，洛納；她不但歡喜這個伴友，而且極其親近，恭敬，熱慕的愛她。她看着這位美女郎會說三國文字，她是富將官的女兒，她竟然肯把她哥哥送給她的東西都棄了，來過這種極簡單的苦女生活，穿得不但樸實，而且破爛，但她決不顧慮她的容貌，喀，瞿，莎一知道了她的歷史，不由得非常受着感化。並且瑪麗，潘甫，洛納這種性情完全沒有貴族式的嬌媚態度，尤其使瑪司，洛娃驚異，因此

敬愛她。

瑪司洛娃能看出瑪麗，潘甫洛納所知道的，並且心裏很歡喜知道，她是艷美的，但她決不喜好向男子作媚態；她只怕這件事，她決心厭惡男女的愛情。她的男伴友知道這副皮氣，所以永不向她求情——或者他們生了愛心，就自己趕快剷去他，——因此對待她，如同對待一個男子一樣；但是生人時常來侵犯她，她那副身體強壯所生出的驕氣使她神色不變。

她笑着告訴喀·瞿·莎道：『有一次一個男子在街上總跟着我，無論怎樣，他總死命的不離開。到末了，我給他這樣一搖，他就嚇跑了！』

她成了一個革命家，她自己也這樣說，因為她絕口反對自從兒童到老年那種貴族式的生活，她很愛平民的生活。她以前常常被人家譏罵，因為她不在客廳裏好好坐着，她一天到晚在僕人屋裏，在廚房裏，或在馬廄裏盤旋着。她說道：『但是我同廚夫和馬夫在一塊兒倒覺出興趣來，跟着那般夫人

紳士們周旋，真是無味。以後當我明白事理的時候，我看出我們家裏那種生活，完全錯了。我那時沒有母親，也不喜歡我的父親，所以我在十九歲的時候，就離開了家庭，同一個女朋友在工廠裏做工。」

她後來出了工廠，住在一個村裏，不久又回到鎮上，住在一間屋子裏，那屋裏有幾個同志開私家印刷所。她是在那屋裏被捕的，判決她做苦工。她自己並沒有說出被捕原由，但喀瞿莎從傍人聽來，瑪麗、潘甫洛納被判決，因為那屋子被巡警搜查的時候，有一個革命家在黑暗裏放一聲鎗，她就被控告無故放鎗。

喀瞿莎知道了瑪麗、潘甫洛納的歷史後，她看出瑪麗、潘甫洛納的一舉一動決沒有爲她自己一人打算，她總想貢獻自己，去服侍人：無論大小難易，總是極力救人。她新朋友中有一個名叫諾弗服羅夫，說她專心實行人道主義的運動。這句話是真的。她一生的興趣就是去找那服侍人的機會，好似那獵

人要找打獵一般的心急。這種打獵已經變成了她生活中的習慣，她的事業；她欣然去做這些事情，很顯出自然，至於那般知道她的人倒並不感謝她，以為這是她應做的事情。

瑪司洛娃初來的時候，瑪麗，潘甫洛納對她十分冷淡並且厭恨。喀瞿莎那時也曉得的；但是她後來又看出瑪麗，潘甫洛納漸漸打破了那種感想，對於她特別顯出親近和愛來。她那種不堪言狀的親近和愛，感動了瑪司洛娃，甚至使她情願把全心全意都交給瑪麗；就不知不覺有什麼事來，都想起她彷彿在面前。而瑪麗，潘甫洛納也被喀瞿莎的專誠愛心感動了她，常想互相報答。她們兩人也因為都厭恨男女愛情，所以這樣的心心相投。一個憎恨愛情，因為她經歷了種種驚恐的事情；一個憎惡愛情，是因為她永沒有經歷過，看世上事不十分了解，而同時又認為這些事情能够侵犯人類的優越性質。

第四章

瑪麗·潘·洛納的感化，是瑪司·洛娃近來所受種種感化之一，是因為瑪司·洛娃愛瑪麗·潘·洛納而起。還有一個感化，就是西蒙生賜給她的。這是因為西蒙生愛瑪司·洛娃而起。

一切人在世上生活着，活動着，一半是照着他們自己的意志，一半是照着別人的意志。他們去做這件事或那件事的發展程度，即是人類分等級的最要一點。有一種人大抵使用自己的思想，視為智識的遊戲，他們處處講究理性，好比一個不連着皮條的飛輪，他們的一舉一動要被別人的意志，被習慣風俗，或被法律所引導着。還有一種人，把他們自己的意思認為他們所有事業的原動力，聽着他們自己理性的要求，也極服從他，有時偶然，或自己商酌輕重以後，纔聽聽別人的主張。西蒙生是這類的人；他照着他自己的理性去決定，分配各事，一決定好，就要照着做去。

當他做學生的時候，他的父親做一個政治公局裏的發餉官，他日用的款

項是從中不潔，得來的，他決心告訴他父親那錢應當發給平民。但是他父親不但不聽他的話，而且大罵他一頓，他就離了家，不再用他父親不潔的錢。他自己心想，所有存在的罪惡都由人民無知生出來的，所以他一出大學，就加入了平民團，擔任當一個村中教員，就膽大對他的學生和農夫宣講解釋他所承認的公理又極力反對他所認的非公理。

因此他被捕去審判。

審判時候，他心想着那般審判官沒有權利去審判他，他就當面把這話告訴他們。但是審判官不聽他的話，仍然往下審判，他就打定主意不答他們一句話，他們問他的時候，他竟堅定着不作聲。

他被遣發到亞干日爾省去。他在那兒自己編了一種宗教的學說，而藉以決定他一生的事業。那種學說根據着一個學說，就是，天下萬物都是活的，沒有什麼東西是死的，我們所認為無生命或無機物的，他說是一個無限大而

人類所不能周行的有機物的一小部分，我們人類的工作也是一個極大組織的一部分，維持着這個有機物和千萬活物的生氣。所以他把殘殺生物認爲一種罪惡，他極反對戰爭，斬刑和種種殺戮，不但是人類，獸類也算在裏面。對於結婚事，他也有自己的學說：生殖是人類的下等功用，上等的功用是去服侍那現在已存的生命。他這種學說自以爲很有根據，他說人血裏有一種微生物，照他的意思說，不娶的男和不嫁的女都好像是那種微生物。這蟲的使命就是去助救那組織裏軟弱病瘦的部分。從此他決定主義，照着這樣生活，雖然他青年時代荒廢了許多光陰；他現在把他自己和瑪麗、潘甫洛納等人都認爲人類血中的微生物。

他對於喀瞿莎的愛情，並不侵犯他這種學說，因爲他愛她，是無肉慾的戀愛，他以爲這種愛情，並不阻止他做那微生物的工作，但反面說，究竟總有點心動。

他除去心靈問題用自己的意思去解決以外，還有許多實際的事，他也用自己的意思去解決。他對於平常日用的東西，自己有一個理論：有一定的規則，多少時做工，多少時候休息，喫什麼食物，穿得怎樣適宜，還有屋子裏的溫度，光線。

這樣一來，西蒙生是很謹慎節制的；他只要決定了主意，什麼都不能搖動他的。

所以這個人，因為他對於瑪司洛娃的愛情，賜給了她不少的感化。瑪司洛娃早就用女性的特質看出是他愛她，又知道這種人竟然會對她有愛情，反倒把她自己身價抬高起來。南赫留道甫由俠義心而想娶她，也因為以前所做的的事；但是西蒙生愛她，因為現在她是這樣，也不過因為他心喜她。她自己覺得西蒙生看她是個異常女子，有非常高尚的德品。她不十分信這高尚德品是他賦與給她的，但她想妥當一點，想叫他對她不失望，所以她極力喚醒。

自○己○，○造○成○她○所○能○達○到○的○最○高○點○德○品○，○盡○力○改○過○為○善○。

這種情景當他們仍在監獄裏的時候已經發現了，有一天當政治犯公共相見的日子，她看見他那和藹深藍的眼睛在皺眉下呆呆望着她。在那時候她已經看出這是一個奇異人，他那副奇異樣子看着她；她那時又看出他那種莊嚴態度，硬頭的頭髮和皺紋的前額，再加上他臉上現出孩童的善心和天真爛熳。後來她搬到政治犯一羣裏去的時候，她在湯姆斯克地方又看見他。他們兩人雖然沒有說一句話，但他們眼線一交，彼此神形相會，便敬慕相憐起來。就是以後沒有彼此長談的時候，但當他遇巧看見她，瑪司洛娃總覺得他對她說的一字一語必是為她而說的，所以他竭力把話說得十分清楚。到現在他同那些刑事犯行走，所以他們越發親近了。

第五章

一直到他們離了白耳摩城，南赫留道甫祇和喀瞿莎見過兩次面——一

次在尼疏里，洛夫高羅地方，罪犯登船被鐵網所圍之前看見的，一次是在白耳摩監獄裏看見的，兩次看見她，她對他都冷淡畏縮。他那時候問她，「起居用物缺少嗎？」在裏面舒服嗎？」等語，她回答的時候總現出含羞掩飾的態度，他心裏想她又犯了以前那種怨恨責罵的性情了。她那時心意抑鬱，——這也是常日與男犯周旋攪亂所生的結果，——真使南赫留道甫爲難。他很爲憂愁，恐怕她這次長旅行所受了艱難無味的情形，發作了她以前的易怒皮氣，以致失望顛狂，又恐怕她想忘去以前的事，又要時常喝酒吸煙。但是在這次旅行時，他百法也不能救助她，因爲他永沒有機會能看見她。後來祇在她搬到政治犯那裏去以後，他不但信自己這種憂慮，毫無根據，還在同他相見時候，見出她內心的變更越發確定，這是他極希望在她心裏能這樣發生的。他們第一次在湯姆斯克地方相見的時候，她同那離莫斯科時候的態度絲毫不變。她看見他的時候，並不皺眉，也不拘束，喜躍躍，活潑潑地稱呼他，

感謝他以前對她的恩德，更感謝他很出力把她搬到現在的地位。

她同罪犯全隊苦行了兩個月以後，她內心的變更，已經露出在她形式上了。她的臉被日光晒黑，漸漸瘦了，看着老多了；她鬢角上和嘴唇邊露出皺紋。她現在前額上沒有卷髮了，髮上遮着頭巾。她的衣裳態度，改成了這樣，一點沒有女性的媚態了。但是她這種的改變，却不住的使南赫留道甫引起一種快樂的情感。

他覺得她變成了他從前所料想不到的性情。他這種情感並不關係着他初次對她的高超愛情，更不連帶着他以後對她的肉慾愛情，乃是滿足他自己於她的責任，也有一點自滿心，因此他心戰了好久，他至終決定與她結婚。他這個情感完全是他慈善憐心所生出的情感。他初次在監獄裏遇她的時候，就生出了這種情感，至於後來在醫院以後，當他戰勝了自己的嫌惡心，饒恕她同那助手醫生所發生的想像的歷史的時候，他又生了這種情感。這種

歷史的不公平以後再講)他現在又生了這種情感,但所不同的就是:以前的
是暫時的,現在却已成了永久的了。他現在心裏想什麼事,做什麼事,他心中
總存着一種慈悲憫恤的心,那種慈悲憫恤的心不但對於她,而且對於什麼
人都是這樣。這種感想却把南赫留道甫心靈裏所不能流出的愛心,現在把
那水鬧開了,所以他的愛心流出來,給與他所遇的人。

在這苦行時間內,南赫留道甫的情感越發得衝動,所以他不得不注意調
查這全隊的人,從馬夫衛兵起,一直到監獄官和他所交涉的總督止。

現在瑪司洛娃在政治犯裏面,南赫留道甫自然要同政治犯相親近;第一
次在熱喀特林堡地方,那些政治犯很得自由,衆犯都聚在一間大牢裏,在路
上是五個男犯和四個女犯一同走,她也在裏面。南赫留道甫自從這會親眼
看見這種政治犯的遣發去後,所以他的心完全注意這些罪犯。

自從俄國革命運動開始的時候,更自從三月一日亞力山大第二被刺以

來，南赫留道甫極藐視厭恨那班革命家。他極端反對他們攻擊政府所用方法的殘忍和秘密，最反對的即是，他們已犯了殺戮人類的慘暴；他又厭恨革命家所通流的自重和自大的特性。但他近來親自接觸他們，知道了政府手中所對待人民的苛刑，他就明白他們除去這種法子是沒有辦法了。

雖然他們那些政治犯受了苛刑後，驚嚇得精神恍惚，但在他們臨判決以前和以後，至少給他們一點假公理；但是到了現在的政治犯，連一點假公理都沒有了，這種情形南赫留道甫早就從蘇斯托娃和許多新朋友那裏看出來了。這些苦民正好比捕在網裏的魚；無論什麼東西，只要網子一到，全拉到岸上來，以後就把他們所需要的大魚都挑出來，那末小魚就棄之不顧，讓他們乾死在岸上。政府把千百個無罪良善的庶民捕了去，年年的鎖在牢獄裏，他們在牢裏，生了肺癆病，或失了神經，或自殺了；把他們無理捕起來，不過因為獄官們無法放他們自由，只好仍舊關在監牢裏，給他們講講法律審問的

事。那般無辜招殃，不知所到的良民的命運全靠着那些巡警，或偵探或檢察官，或縣知事，或總督，或理事官的幻想，高興或皮氣。有幾個長官很鈍魯，想把自己出出風頭，捕了一大羣人，有的鎖起來，有的放走他，照着他們的意思天開，或照着長官的威權。至於上官們，也是一樣心腸，或跟上面總督有連帶關係，把人民充軍到地球那面去，把他們悶悶地關鎖着，把他們遣發到西比利亞去，罰他們做苦工，處他們死刑，或是強要某某女人來贖他的罪。

他們如在戰場上似的待人民，也用攻敵的手段來攻人民。正好比軍人假冒衆民的意見，不但遮蓋了他們殘殺的罪名，而且認他們的殘殺爲英雄的功績，而那般政治的官吏也同樣的假冒着衆民的意見，乘着許多危險，侵犯人類所最愛的自由和生命，用保護的假名義，遮蓋了他們所做的殘暴行爲，還以爲是他們的榮光。南赫留道甫看透到這個地方，就明白那些奇怪的現象：那些極馴順的良民彷彿一點不知道殘殺生物的苦楚，會安心承認，讓他

們去殺人；差不多他們全把殺人認爲一時間內的合法公平行動；好比爲保護自己起見，爲高尚人格起見，爲公衆安寧起見的行爲。他們自己給與政府的機會，也是自己給與自己的響應，使得政府能够辯護自己的行動，就王法無爲的大戾不道起來。他們人民要替自己想個高尚主意，好忍着他們所受的苦。

南赫留道甫看透了他們以後，他就確信他們是作孽的人，並不是有人以爲那班卑賤的惡徒，也不是別人以爲那般英雄的長官，乃是各地平常的庶民，有的好，有的壞，有的酌乎其中的人民造出來的因果。

他們裏面有許多已經變成了革命家，因爲他們很誠摯的認撲殺存在的魔鬼是他們的責任，但又有一般人，專爲沽名釣譽的動力，去活動這種專業。但是那大多數人民都因爲想除去危險災禍，維持人生的快樂，還有南赫留道甫從他自己軍人經驗裏所得出的感想，也是普通一般年輕氣壯的人所

通有的感想，於是人人心中裏都被那革命思想佔據着。但這般人與平常人有點不同，因為他們道德上的觀念比較的高些。他們不但把自主，苦生活，真理，無偏見，認為他們的責任，而且把替公眾謀利益，而犧牲一切，生命在內的事業，認為他們所當為的。所以他們裏面最好的就站在道德的平線上，但這種平線實在不容易站，因此那些最壞的反而深落在平常人之下，多數變了無真理，假冒為善，同時又現出自信和自驕。所以南赫留道甫對於他的新朋友，有的是敬重他們，或全心的愛他們，但對於裏面別種人，他却很冷淡藐視。

第六章

南赫留道甫後來極心愛克里祖甫，一個患肺癆的青年，被罰充苦力，是同喀瞿莎一隊裏的人。南赫留道甫在熱喀特林堡認識他的，後來常常在路上談話。夏天有一天，南赫留道甫差不多費了一鎮天同他在獄站裏談話，克里祖甫談開了頭，就把自己的一段歷史告訴他聽，他又說怎樣他變成為革命

家的原因。他的歷史一直到現在監禁時候纔講出來。他在嬰孩時候就失去了他的父親，他父親是在俄國南部一個富田主。他是個獨生子，他母親養活着他。他在中學和大學裏讀書都很容易，他對於算學一門可以說他在那時候是第一。他在大學裏可以做得免費生出洋求學。但他那時心中不決定。他生了愛情，想結親，就想在地方廳裏做點事。他什麼事都要做，但他不能決定專入什麼門。正在躊躇的時候，有幾個大學裏同學爲公共事業請他捐點錢。他知道那公共事業就是革命事業，他在那時候並不很熱心的，但是他已經捐給他們，因爲朋友面子，因爲自高心，要不然，他們一定以爲他是膽小。那班受錢的學友都捕了去，而他們手中的捐款紙上明明寫着克理祖甫捐給的錢。所以他也被捕去，先在巡警區裏，後來關在牢監裏。

克理祖甫接着說，他坐在高床架上，肘骨壓在兩膝上，方正的頰，兩只敏捷的眼睛閃閃地看着南赫留道甫道：「那時候在牢獄裏並不嚴緊。我們天天

談話，——不但可以鑿牆說話——我們可以在游廊下自由踱步；彼此可以交換衣服食物，在晚上我們還能同聲高唱。我那時喉音很好。是的；若那時不爲着我母親——她憂悶得利害——那倒很舒服，倒很快樂，有趣。在監裏我認識一個有名的人彼特洛夫，他後來用一塊玻璃和雜物塞在礮臺裏，把自己打死了。我那時還不是一個革命家。我在牢裏認識了兩個隣居。他們兩人犯了同罪被捕，後來波蘭衛兵帶他們到車站，但他們在路上想脫逃，所以下了監。一個是波蘭人名叫洛青斯開，一個是猶太人，名叫羅祖夫斯克。不錯的。這個羅祖夫斯克還是個小孩。他說他十七歲，但他像十五歲。很瘦，很小，很活潑，兩只小黑眼，也跟普通猶太人一樣，很會音樂。他的聲音破了；但他唱得極好。是的。我看見他們兩人一同被審問。他們在早晨捉來的。他在晚上回來，說他們都處了死刑。沒有人想得到的。他們的情形，真並不十分重要；他們不過想從衛兵裏逃走，並不想害什麼人。而且真不應該殺死像羅祖夫斯克這樣

的孩子。而我們在牢監全這樣說，這不過要恐嚇他們兩人，並沒有什麼確實證據。起初我們很爲寒心，後來我們安慰自己，還照樣過日子。是的，好了，有一天晚上管獄官來到我的門傍，輕聲跟我說道，有許多木匠來蓋起不少盜犯架。起初我一點不明白。什麼東西？什麼盜犯架？但那老看獄的神氣不對，我立刻知道那盜犯架一定是爲我們那兩個人而設的。我要鑿牆告訴我的伴友們，但又恐怕那兩個聽見。衆朋友也不作聲。果然人人知道了。那天一鎮夜在游廊裏和黑牢裏，什麼東西都好似死物般靜肅着。我們並不鑿牆，也不唱歌。到了十點，那管獄官又來告訴說一個絞死刑的罪犯從莫西科剛到的。他說完就走開。我就叫他回來。突然我聽見羅祖夫斯克在游廊裏喚我道：「你怎麼了？爲什麼你要叫他？」我就假裝回答說我要他帶點煙來，但他彷彿心猜，問我道：「今天晚上我們爲什麼不唱；我們爲什麼不鑿牆？」我不記得我那時說什麼了，但我那時候退後幾步，好不說給他聽。是的，那天真是恐怖的一

夜。我鎮夜聽着各種聲音。忽然將近清早，我聽見門開聲，有人走着——許多人。我爬起，走到我門上門木旁邊。在那邊游廊裏點着一盞燈。頭一個人走過的就是獄長。他是個胖子，平常彷彿很堅定，自信的，但他現在臉上鬼般的青白，低着頭，嚇得發抖的樣子；後跟着他的副官，很縐眉的，但倒很膽壯；後面都是管獄官。他們經過我的門，到隔壁的門，那時候副官怪聲喊道：「洛青斯開，快起來，穿上乾淨的襯衣！」是的。我就聽見那門輾軋聲。他們進了他的牢屋。我以後聽見洛青斯開的腳聲在對面游廊裏走。我祇能看見那個獄長。他青着臉呆站着，把他大衣上的結扣，忽而解開，忽而卸上，他的肩戰戰的抖着。是以後，彷彿有什麼事驚嚇了他，他急忙的躲開。從他身旁走過的就是洛青斯開，他走我門前來。你知道他是個美少年，穿着波蘭式極講究的衣裳：寬肩勝，他頭上有帽子式的捲髮，很細，很好看，還有他那兩只神飄的碧眼。這樣華美，這樣鮮艷，這樣健壯。他在我門旁止着腳，所以我能完全看見他的臉。好

一個可怕，偉大，活潑的臉子。「克里祖甫，你有幾枝雪茄煙嗎？」我想遞給他，但旁邊那副官急忙拿出煙盒，給他一根。他拿着一根，那副官替他劃了一根火柴；他點着煙，一面吸着，一面彷彿思索。不久他好像記起心思來，就說道：「這太殘暴不公平了。我並沒有犯什麼大罪。我——」。我看見在他的白色嫩喉裏有點東西顫動，但我看不清楚，他就停了。是的。在那時候我聽見羅祖夫斯克用他尖脆猶太的嗓在那裏喊着。洛青斯開把雪茄煙擲掉，離開我的門走去。一會兒羅祖夫斯克走到我門旁邊。這個孩子的臉，加着皎亮的黑眼，又紅又汗溼。他也穿着乾淨的套衣。那褲子太大，手不住的拉着褲腿，渾身發抖。他靠着我的門門伸着那副可憐的臉子。「克里祖甫，上會大夫給我一張咳嗽的藥方，這真對。是不是？我現在不大舒服。我要喫點咳嗽藥。」但沒有人回答他，他作疑問狀，一時看着門，一時看着那獄長。我那時候也不懂他說的什麼意思。是的。忽然那副官裝着莊嚴的口氣，銳聲喊道：「現在好了，有什麼閒

談可說的？我們走罷。」羅祖夫斯克好像不知道他要等着什麼。急忙的在走廊裏面亂跳。但不久他又拉回來，我能聽見他那尖脆的聲音和急哭聲。以後就聽見脚步聲，衆人喧嘩聲。隨後他又急號悲哭。那聲音漸漸低下，聽不見，直到門關聲，各處都又靜着……是的。他們已經被人絞死了。兩人都被繩子勒死。一個獄官（另是一個）看見他們，來告訴我，洛青斯開並沒有倔強；但羅祖夫斯克爭力了好久，所以他們一定要拉他到吊架上去，硬把他的頭塞在繩結裏的。是的。這個獄官有點傻笨。他說：「先生，他們告訴我，那並不害怕的。那真一點不害怕。他們被絞時候，不過把肩縮了兩下——像這樣——」他說着，他把自己的肩向高一聳，又一下。——「隨後那盜刑手稍微一拉，把繩結一緊，這算完了一件事，他們決不再會動一動了。」

克理祖甫又重復那獄吏的話：「一點都不要害怕。」他說着本想強笑一聲，但反倒落下眼淚來。

他靜着好久，深深呼吸，悲哭得氣都不出來，他極力忍着。

他稍微憩過來一點，就用幾個字完了他一段歷史，說道：『從那時以後，我就變了一個革命家。是的。』

他加入了『納洛德甫斯特夫』隊裏，後來做了「無組織軍隊」的首領，那軍隊的目的是要恐嚇政府，使他自己棄權退職。他抱定了這個宗旨，就旅行到聖彼得堡，到基輔京城，到渥台薩城，又到外國去，而什麼地方都有成效。後來他所完全信託的一個人洩露了機密。因此他又被捕，審問，監禁二年，處他死刑，但後來死刑改為無期徒刑。

他在牢獄裏得了肺癆病，看他這種情形，差不多活不到幾個月的。他也知道的，但並不懊悔，並說道：『若他有第二生命在世，他仍是抱定這個主義行事：去破壞他所眼看到的這些情境。』

這個人的生平歷史和同他相親近，實在使南赫留道甫多多明白他以前

所未會曉得的事。

第七章

那天護送官強把一個罪犯的小女孩抱開的一天，南赫留道甫在村中旅館裏一夜未睡，所以醒得較晚，又寫了幾封信，寄到隣村裏去；因此他出旅館很遲，趕不上那大隊罪犯了，他走着，直到天色黑了，才走到第二個獄站。

他自己在旅館裏安頓好了，那旅館是一個頭頸肥而白的老婦所管理的，他走進一間裝飾着許多偶像和圖畫的清潔屋子裏，喝了一杯茶，就趕快去請獄官讓他見喀墨莎的面。但他在最後六個獄站，決不能得獄官的允准去見她。雖然那獄官常是遷換，却沒有一個人肯讓他進站的，所以他有一個星期多沒有看見喀墨莎的面。是因爲有一個重要獄官長正要走過這條路，所以恰好要這樣嚴禁。現在這位官長走過，並沒有參觀這犯人隊，所以南赫留道甫希望那看守全隊的獄官准他進去探望罪犯，雖然早晨那獄官不肯准

許。

有一個村婦給他坐一輛車，拉到獄站裏去，因為那站在村子極遠處，但南赫留道甫要走去。一個工人，闊肩年輕的哈珂爾斯，穿着很有力的尖頭皮鞋，用臭黑油搽得很亮，他自己情願給南赫留道甫做個引導。

一陣重霧把天遮黑了，天色很黑，那青年工人在前三步走，而南赫留道甫不能看見他，直到路旁窗內的燈光照着那人，才知道前面是他，但他能聽見他的重步聲，踏在半融不化的雪地上。他們兩人走過教堂前的場地和一條長街，路旁一排窗裏的燈光在黑暗裏照着，以後南赫留道甫跟着他的嚮導，走到村莊的邊野地方，黑漆漆地不見一物。但這兒也有一條光線，在前面獄站裏的燈光直射進霧氣裏，立即可以在黑暗裏看得清楚。遠處的紅燈光，漸漸放大。至終可以看見那木寨的橫門，行走的哨兵，那油漆着白黑色的旗杆和一個哨兵舍。

那哨兵照例喊道：「誰在那兒？」他看見來者是個生人，就現出極莊嚴的樣子，大有不准他們兩人站在木寨裏面之勢。但是南赫留道甫的嚮導並不被這莊嚴的態度拘束着。

「喂，哨兵！爲什麼這樣兇猛？你先叫總官去，我們在這兒等着。」

那哨兵一點不理，在門旁，向內嚷幾句話，就挺立着看那寬肩的青年工人在燈光底下，用一條木擦南赫留道甫皮靴上的泥。在木寨後面出來一陣男子和女子的談話聲。在裏面喧譁了三分鐘，那大門就開了，從黑裏走出一個外委官，他的外衣披在肩上，走到燈光下。

那外委官沒有像哨兵般的莊嚴，可是他很喜歡多問。他一定要知道南赫留道甫要找獄官幹麼，和他是誰，他故意要問，不让他走。南赫留道甫說他因爲特別的事體而來的，他要謝謝他；問他肯替他把一封信轉交給獄官嗎？那外委受着那封信，點點頭，就走去。

半晌後，門又開了，許多女人帶着筐子，箱，瓶，和囊包，走出來，她們走到大門口的时候，高聲談她們特別的西比利亞方言。她們裏面沒有一個人穿着農人衣服；全穿着村中時裝，襯着短衣，披着毛線的外套。她們的裙提得很高，頭上全包着白頭巾。她們在燈光下驚目看着南赫留道甫和他的嚮導。其中有一個女人看見那闊肩人，很嬉笑他，用一種西比利亞的譏笑話，對他講。

她稱呼他道：『你這邪鬼，在這兒幹麼？叫鬼神來捉你去！』

那青年人答道：『我已經把這位旅客引導到這兒來，你們把什麼東西帶到這兒來？』

『牛酪料，我今天早晨帶了不少來了。』

那青年人問道：『喂，他們不要鎮夜的留着你們嗎？』

她笑喊道：『你該死，你這說謊！喂，同我們一塊兒到村裏去。』

那青年人所答的話，不但叫那些女人笑，而且連那哨兵都笑了；他就向南

赫留道甫說道：「你一人會找你的路了嗎？不要迷了路，會不會？」

「我會找了。」

他說道：「你走過了教堂，在兩層樓屋的第二間即是。哦，你拿着我這根手杖，」說着，把他那比他身子還高的手杖遞給南赫留道甫；他就同那些女人一塊兒，大踏泥溜的走進黑暗裏去了。

他的聲音，雜着女人的尖聲，仍然聽見在霧氣裏蕩漾着，後來那門又輾軋聲開出，那外委官出來，請南赫留道甫跟着他去見那獄官。

第八章

這處獄站跟西北利亞路上的站一樣，四面圍着場地，外邊有尖頭木的木架繞着，裏面房子是三層樓。其中有一間頂大的屋子，鐵欄的窗，是罪犯住的；還有一間爲衛兵的；第三間是公事房，爲獄官的。三間屋子窗裏都有燈光，而這裏的燈光跟各處的燈光一樣，但這兒格外隱約幽涼些，閃閃地照着。燈都

在門廊下燒着，沿着牆，掛着五個燈照着場地。那外委官引着南赫留道甫經過場地裏的鋪板道，走向一間最小房的門廊下去。他在廊下走了三步，就領南赫留道甫進一間號房裏去，屋裏點着一盞小燈，滿着煙霧。近火爐旁站着一個兵穿着一件粗布短衣，綁綳帶的黑褲，穿着一個尖頭靴，在那兒吹火壺（註一）裏的黑炭，脫下那個尖頭靴來當風箱（註二）用。他看見了南赫留道甫，就放了那火壺，幫南赫留道甫脫下外皮套，就進到裏屋去。

『他已經來了。』

一陣怒聲說道：『好罷，讓他進來。』

（註一）俄國的火壺是一個圓形的壺，裏面煮著水，可以不用火，自己熱著。

（註二）俄國所穿的長靴，是手風琴式的，把他放在火壺的煙囪口旁，可以代風箱用，叫那裏的煤炭燒著。

那兵說道：『從這門進去。』說着，自己又忙着收拾那火壺。

在第二間屋內，點着一盞掛燈，那獄官，兩條鬍鬚，很紅的臉，穿着奧國式的短衫，緊襯着他那寬肩闊胸，坐在一張蓋着檯布的桌旁，上面放着他的飯食和兩個瓶子。在這熱屋內，雪茄煙味很重，雜着一種難嗅的氣味。那獄長看見那位新客，就站起看着他，作驚異藐視狀。

他說道：『你爲什麼事來的？』他不等新客的回答，就向門那裏高聲喊道：『勃洛夫！火壺呢！你在那兒幹麼？』

『立刻就來。』

獄官嚷道：『我天天要喊一聲「立刻」，好叫你記得。』說着，把眼睛兇兇的一瞪。

那個兵高聲說道：『我來了，』隨着拿進那火壺來了。

南赫留道甫等着那兵把火壺放在桌上。獄官的小睜眼看着那兵，彷彿要

找個好地方用眼光鑽他一下，看着那兵出去，他就倒了杯茶，從他的旅行囊裏拿出一個方形玻璃罇，和幾塊亞貝地方的餅乾。他把各物都放在桌布上後，又向南赫留道甫說道：『好了，我有什麼職務要替你做的？』

南赫留道甫並不坐下，說道：『我希望你准我探望一個罪犯。』

獄官說道：『一個政治犯？那於法律上所禁止的。』

南赫留道甫說道：『我所說的是女人，不是政治犯。』

獄官說道：『是的，請坐下。』

南赫留道甫坐下道：『她不是個政治犯，後來經我的請求，長官們就許她加入政治犯隊裏的——』

獄官插嘴道：『哦，是的，我知道。一個小黑女人好罷，成，那倒可以想法子。你吸煙麼？』

他把雪茄煙盒授給南赫留道甫，他又慢慢倒了兩杯茶，遞一杯給南赫留

道甫說道：「請隨便。」

「謝謝你，我想見——」

「這晚上很長。你有很多時候。我要派人帶她出來見你。」

南赫留道甫說道：「但我不能在那地方見她嗎？何必要帶她這兒來呢？」

「到政治犯那兒去嗎？那是違背法律。」

「我以前進去了好幾次了。再說如若我有什麼危險物件要傳給他們，我可以交給她，也是一樣的。」

獄官作不悅貌笑道：「唔，不會的，她先要被檢查一下。」

「那末爲什麼不檢查我一下？」

獄官說道：「沒有錯的，我們可以不必過慮。」說着，把那糖盒子，拿到南赫留道甫的一杯茶旁。『要我來給你嗎？不嗎？好罷，請你自便。一個人若住在這兒西比利亞地方，他真喜歡同一位有教育的人遇見。我們這兒是極苦的工』

作，你也知道的，所以要用一點較好的物件，那真不容易。他們村裏人看着我們，總心裏以爲我們護送官是粗暴無教育的人，沒有一個人彷彿曉得我們也在很好的地位上生長着的。」

這獄官的紅臉，他的氣味，他的戒指，還有他那陣怪笑，實在很惹南赫留道甫的厭恨；但因爲他今天旅行了一鎮天，他很注意外面的情形，覺得他自己不應當那樣疏急藐視別人，他想一定要同無論什麼人都可以講話，因爲他近來看他本身與人類的關係。現在他聽着那獄官，明白他的心思，就莊然說道：「我想在你的地位上，要去救助那些受災的人，也可以得着安慰。」

「他們受什麼災了？你不知道那些是什麼人呀。」

南赫留道甫說道：「他們不是特別的人。他們跟別人一樣，而其中有些人實在是清白無辜。」

「他們裏面自然是各種人都有，人一定要憐憫他們。有一類人一點不違

犯規矩，所以我很極力減輕他們的苦境。情願讓我受勞一點，不要叫他們累着。有些人真服從各條法律，直到處死刑，也一言不發的；我很可憐他們……要我倒嗎？再喝一杯。」說着，又倒一杯茶給南赫留道甫。接着道：「那末她，你所要見的女人是誰？」

南赫留道甫答道：「那是不幸的女人，她入了妓館，在那兒被人家告發她用毒藥害死人，但她確是一個極好的女人。」

獄官搖着頭，說道：「是的，也有過這種事的。我能告訴你，有一個女人叫瑪，她住在喀山地方。她照家譜說，是個匈牙利人，但她的眼睛真像波斯人。」他想起來，忍不住的笑，續道：「她那樣的機巧靈活，真可以做個伯爵夫人！」

南赫留道甫止住那獄官的話，依舊談他的原題。

南赫留道甫把一個字一個字說得極清楚，好像同異國人或小孩說話一樣，說道：「我想你足能够把你手下所管的罪犯的苦境減輕一些，並且若你

這樣做，我敢擔保，你一定能得着大快樂。」

獄官閃閃的眼看着南赫留道甫，等着他說完，有點忍不住，他好接續講那匈牙利女人的波斯眼睛，因為他腦子裏深印着她兩只活潑的眼睛，想那時已經迷了他。

他說道：「是的，自然了，那實在是對的，我也很憐憫他們；但我很喜歡告訴你那位依瑪。你想他做些——」

南赫留道甫說道：「這與我沒有大關係。我一定要直爽的告訴你，雖然我有一時自己很喜歡這類事，我現在恨這種與女人的關係。」

獄官瞠目看南赫留道甫一眼。說道：「你再要喝點茶嗎？」

「不了，謝你。」

獄官喊道：「勃洛夫！把這位客帶到滑哥老甫那兒去。告訴他把這位客讓到一間空房裏去；他可以在那兒，一直到了檢察的時候。」

第九章

南赫留道甫跟着那個傳令兵走出，到那紅燈光照着的場地裏去。

衛兵向傳令兵問道：『那裏去？』

『到那邊房子第五號去。』

『你們這兒走不過去，這兒鎖上了。一定要繞那條路。』

『爲什麼？』

『總官到村裏去了，鑰匙他拿着。』

『那末走這條路。』

那兵引着南赫留道甫經過鋪板道，走到那面門口。南赫留道甫在場地裏，已經聽見裏面喧嘩亂談的聲音，好像一羣黃蜂正擁擠在蜂房上的亂叫；但他走近來，門一開，那鬧聲更高，變了一種很清楚的嚷聲，罵聲，和笑聲。他聽見鐵鏈的鏗聲，又聞出那種出名的臭味。

這吵嚷的聲音，這鐵鏈的鏽聲和這塞氣的臭味，使南赫留道甫發出一種悲痛的感想，同時又使他生出那種有害身體的神經覺觸。

南赫留道甫一進去，頭一件事他所看見就是一個大而惡臭的水桶，有一個女人坐在桶邊上，她面前站着一個男子，他剃光的頭上，斜戴着一頂薄餅式帽子。他們兩人在那兒談話。那男子看見了南赫留道甫，他眼睛一閃，說道：「連那俄皇自己都拿不回那水了。」

那女人把她外衣上的衣邊拉下來，現出含羞的樣子。

在門口有一長條游廊，幾扇門開着。第一間是家眷室，第二間是年輕人住的，最末兩小間是爲政治犯的。

那所房子本爲一百五十個罪犯住的，但現在有四百五十個罪犯，自然擁擠的很，罪犯不能全擠在屋裏，所以在外面院裏都站滿了。有許多人坐着的，躺在地上的，有許多人拿着空水壺出去，有許多拿滿着熱水的壺回來。特拉

司也拿着水回來。他趕上南赫留道甫身旁很誠摯的招呼他。特拉司那個和藹的臉上，鼻子上，眼睛底下都染了許多黑痕。

南赫留道甫問道：『你近來有什麼事發生了？』

特拉司一笑道：『是的，有一點事。』

衛兵說道：『不錯，他們常是打仗。』

在特拉司後面的一個罪人說道：『都因為是那個女人。他跟瞎子吵了一場。』

『那末費道西近來怎樣了？』

特拉司答道：『她近來很好。我現在正替她拿瓶水去呢。』說着，走進家眷室去。

南赫留道甫向那門裏望着。那屋裏男男女女擁擠着，有些在牀架上，有些在牀架底下；裏面裝滿着從溼衣裳裏蒸發出來的水氣，再有女人的談話

聲吵嚷不已。隔壁的門是一間少年人住的。這屋外更擠；就是在門口和旁路上都堆滿着一大羣喧嘩的男子，衣裳都溼的，有的忙忙碌碌做事情，有的是討論這個，討論那個。那護送外委官在傍講明說，那個罪犯被派出去備買食物，但他正在那兒把買食物的錢還了一個賣買騙子所欠的錢（那騙子專會騙犯人的錢，或借錢給他們），他拿回來幾張紙牌做的小黑紙片。當他們一看見那衛兵和一個紳士走來，臨近的幾個人便靜着不作聲，睜眼看着他們。南赫留道甫向那羣罪犯裏看見一個他所認識的犯人菲爾德羅夫，那人傍邊總跟着一個廬險高眉的壞男孩子；又看見一個嫌惡，無聲，痘斑的游民，那人在罪犯裏很著名的，因為他在濕田裏殺死了一個互相逃脫的同犯，傳說他把那人的肉喫了。那游民挺立在路上，他的溼短衣披在一面肩上，驕傲藐視的看着南赫留道甫，直直的站着，一點不躲開。

雖然他看慣這種情境，雖然在上三個月他看見了這四百多政治犯很多

次——好比那在日光下，他們鎖着鐵鏈的脚一路上打得塵土飛揚起來；那在路旁休息處；那在獄站裏面；那在場院裏熱空氣中，那時發生了一件無恥淫蕩的慘境——可是每一次來到他們裏面，他們每次也像現在這樣的看他，禁不住他的羞恥心，和他輕視罪犯的良心上罪過激他難過起來。在他這種羞恥心和良心上罪過以外，還加上一陣不可戰勝的憎厭和恐怖的感覺。他明明知道他們那些人在他們這種地位上，不得不像他們現在這樣，可是他還不能戰勝他的嫉恨心。

南赫留道甫走過那政治犯屋門口的時候，聽見有一個人粗聲說道：『頂好再給他們一個送進食物的管子。』（註二）那說話的人又說了幾句粗魯罵人的話，然後發出一陣嘲弄侮慢的笑聲。

（註一）這句話是罵人的戲言，罵他們紳士們天天飽食，無事做，最好有一個送進食物的管子，省得他們動手。

第十章

當他們走過了無家室者屋子後，那同着南赫留道甫的護送外委官跟他分手，說在檢察時候以前來找他。那外委官去了以後，跟着就有一個罪犯急忙的拖着鐵鏈，赤着腳，跑到南赫留道甫身旁去，他身上發出一陣汗酸味，大驚小怪的低聲道：『先生，請你解決一下。他們驅了那孩子了；他們把酒灌醉他，今天檢察時候，他已經承認他的名字是叫克瑪諾夫了。叫他不要這樣；我們不敢，他們要害死我們。』說完慌慌四面一看，就走了。

這件事就是：有一個罪犯名叫克瑪諾夫，要強迫一個被充軍的年輕罪犯，彼此交換姓名，因為那青年同他的面貌相似，所以要他克瑪諾夫自己替那人去充軍，把那人替他在這黑礦裏。

南赫留道甫知道這件交換名字的事。有一個犯人在一星期前已經告訴了他。他點點頭，彷彿他已經明白，他要盡力去做，就抬着頭，走他的道兒。

南赫留道甫知道方才跟他說話的犯人，他很奇怪那個犯人的行動。在喀特林堡時候，這犯人請過南赫留道甫准他的妻跟隨他。他是個極普通農村裏的人，身量不高不矮，三十多歲，他被審判罰苦力，因為他意圖謀財害命。他名字叫瑪喀爾，德夫金。他犯的罪惡很是奇怪。他以前跟南赫留道甫說過，他說那罪過不是他瑪喀爾所做的，乃是他那魔鬼所做的。他說一個旅客到他父親家裏去，要雇一輛轎車到二十六里地以外的村莊裏去。瑪喀爾叫他去趕那旅客的車。瑪喀爾駕好了馬，穿了衣裳，同那旅客坐下喝茶。那旅客坐在茶桌旁，說他正要去成婚禮，他身邊帶着五百盧布，是從莫西科得來的，當瑪喀爾聽見了這句話，就跑進他院裏，把一個斧子藏在轎車草堆裏。

他說道：「我那時自己都不知道爲什麼我要拿那把斧子。他（那魔鬼）說：『拿着那把斧子，』我就拿了。我們上了車就走。我們一路上走得很好。我差不多忘了那斧子。好了，眼看就要到那村莊，只有四里地的路走了。忽然經過

一條十字路，要到前面一條山路上走，但那路是條斜坡。我就下來在車後步行着，那時他（那魔鬼）低聲喊醒我道：「你現在想什麼呢？你上了那條山路，就有人看見你了，不久就到那村莊了。他要拿那錢帶走；若你要做，現在就動手。」我彎着腰，在車上，好像要放好那稻草，而裏面的斧子彷彿自己跳到我手上似的。那人在前面回頭道：「你現在幹什麼？」我就舉着斧，想照他的身砍下去。但是他手脚很快，跳出來，搶着我的手。他罵道：「你幹什麼，你這惡鬼！」他把我擲在雪裏，我那時一點都不能動，立刻倒在雪裏。他用他的帶子綁着我的手臂，把我放在橇車上，把我一直送到巡警區裏去。我就入了監獄又被審問。那村裏人都對我很好；他們說我是一個好人，我以前一點沒有做過錯事。我所工作的田主們也都替我說好話，但我們沒有錢請律師所以我被審決做四年苦力。」

方才就是這個人想救出那同村的青年人，雖然他知道，他這樣一說，他的

命要沒有，因為若他們知道他所做的，他們一定要絞死他，但他仍然把他們的祕密告訴了南赫留道甫。

第十一章

政治犯都聚在兩間小房裏，那兩扇門開着，把廊道截成幾段路。南赫留道甫進到這段路，就看見西蒙生穿着橡皮製短衫，手裏拿着一條松木，在火爐前蹲着，爐門被熱氣在裏面吸進吹出的搖動着。

他看見了南赫留道甫，皺着眉仰頭看他，他並不起來，伸出手來給他。

他眼睛裏帶着敬重的神氣，看着說道：『你來這兒，我很喜歡。我要跟你說話。』

南赫留道甫問道：『好罷。什麼話？』

『稍微等一等。我現在正忙呢。』西蒙生說着，轉頭向火爐。他燒那爐，又是用他的定理；他說燒火，所失走的熱力越少越好。

南赫留道甫正要進第一扇門，看見瑪司洛娃彎着腰，用一個無柄掃帚把一大堆廢物塵土掃到爐子底下去後，便從那門裏出來。她穿着白色短衫，她的胸衣邊捲下來，一塊手巾蓋着她頭上，不使塵土落在她頭髮上。當她看見南赫留道甫，就把衣袖拉下來，臉上漲得很紅，極急忙的放下掃帚，在衣角上拭她的手，就在他面前站着。

南赫留道甫跟她握手，說道：『你正在整理房間呢，我知道的。』

『是的，我的舊住房。』她一笑：『但是這塵土，你永想不到這樣的多。我們清理了又清理！』她向西蒙生問道：『那絨布袍乾了嗎？』

西蒙生答道：『差不多了。』說着，把怪眼看她一下，南赫留道甫不由得詫異起來。

她道：『好罷，我就來，我去拿件套衣來晒晒乾……』她向南赫留道甫道：『我們全住在這兒。』指着那第一個門，一面走進第二扇門去。

南赫留道甫開那第一扇門，走進一間小房裏面一盞小細燈放在很低的牀架上，微紅光照着四牆。裏面很冷，有一陣塵土味（剛掃起，還沒有落下）溼氣味和煙味。那小燈把近處照得很亮，但那些床都在黑暗裏，床的黑影在牆上閃搖着。

兩個男犯派爲備辦伙食的，已經出去煮水和飯食，有一大半罪犯都擠在這間小屋裏。南赫留道甫的老朋友維拉，德赫滑在人羣裏面她比從前更瘦更黃，她那大而驚怕的眼睛，短頭髮，和前額上的圍巾。她穿着件灰色的短衣，坐着鋪一張報紙在前面，她那極快動的手正忙着捲紙煙。

依米，蘭齊娃也在裏面，這個女人南赫留道甫以爲她是衆罪犯裏最快樂的人。她管那些家務的事，就在極累乏艱難的時候，她也極力動人心目，使他們發生家庭安慰的感想。她坐在燈旁，衣袖捲起着，她那兩隻伶俐，紅色，晒黑的手，在床架上鋪着的白布上面，拭淨幾個茶杯和酒杯。蘭齊娃是個很清潔

素白的女人，臉上現出聰明和藹的樣子，她笑時候，可以忽然變成靈活，歡喜嬌媚。她看見南赫留道甫來了，也是這樣一笑，歡迎他。

她說道：『怎麼了，我們想你已經回到俄國去了。』

在一面黑牆角裏，瑪麗，潘甫洛納忙着梳理一個光亮頭髮的小女孩，那個女孩活潑潑地同她談笑。

瑪麗，潘甫洛納向南赫留道甫說道：『你來這兒真好。你看見喀瞿莎了嗎？我們這兒有一個小客人。』她指着那小女孩。

克理祖甫也在那兒，穿着皮靴，彎着背坐着，縮在那邊牆角裏，搖動着腳，手臂插在套衣袖口裏，抖縮縮的眼看着南赫留道甫。南赫留道甫正要走向他去，但門右面有一個男子戴着眼鏡，紅色鬚髮，穿着橡皮的短衣，坐下跟那美容笑着的癡拉伯斯談話。這男子是著名革命家諾勿特復甫。南赫留道甫急忙招呼了他一聲；他這次格外的急忙，因為這個人是他所恨厭的罪犯之一。

諾勿特復甫皺着眉看着南赫留道甫，他的藍眼在眼鏡裏閃着，伸出他的狹窄手來。

他作譏笑狀問道：「喂，你這次旅行得舒服呀？」

南赫留道甫假裝不注意他的譏笑話，恭恭敬敬的答他的問題道：「是的，有許多事極有趣的。」說完，就走向克里祖甫去。

雖然南赫留道甫面上露出冷淡，他實在並不冷淡，諾勿特復甫這種話，實在他心裏故意要做出來的，南赫留道甫本心不願輕視人，但那時真忍不住，後來他覺得愛悶難受。

他握着克里祖甫寒冷發抖的手，問道：「怎麼樣，你現在好呀？」

克里祖甫急把手放在衣袖裏，答道：「還好，不過我不能得溫暖。你看這兒冷得要命。看那兒，那，那窗上玻璃都破了，」他指着那鐵欄後面的破玻璃。「那你近來怎樣呢？爲什麼你近來不長來了？」

「我以前不得許進裏面來，那守望真嚴禁；但今天那獄官真溫和。」

克理祖甫提高聲音道：「溫和，真太溫和了！去問瑪麗今天早晨他做什麼事了。」

瑪麗，潘甫洛納在那邊牆角裏坐着，把那天早晨離那獄站時候，獄官對待那小女孩的事情說出來。

維拉，德赫滑決然說道：「我想一定要有一種羣衆的擁護。」但她東看西看，有點驚嚇不決的態度。「西蒙生很從中保護，但一人究竟不夠。」

克理祖甫縮着身，皺着眉，含糊道：「你要什麼保護？」維拉，德赫滑的不好，樸直，假術的態度和她那種精神恍惚，就使他心中不悅了。

他向南赫留道甫說道：「你是來看喀瞿莎的嗎？她鎮天的做工，她已打掃了這間——男屋子——現在她又去打掃女屋子了。可是實在不能把虱子打掃盡了。——虱子喫活人的血。瑪麗在那兒幹什麼？」他問着，用頭指着瑪

麗，潘甫洛納所坐的牆角裏。

蘭齊娃答道：『她正在那兒梳理她養女的頭髮呢。』

克理祖甫問道：『可是她不要把她身上的虱子跳到我們這兒來罷？』

『唔，不會的；我很留神的，她現在是個乾淨的小女孩子了。』瑪麗又向蘭齊娃道：『你看着她。我去幫助喀瞿莎去，我一定會把她的絨衣帶給她的。』

蘭齊娃把那小女娃抱在她腿上，壓着小肥屁股，把那小手臂摸她的胸部，好像母親般的親愛，又給她一塊糖喫。

瑪麗，潘甫洛納剛出屋子，進來兩個買辦的男犯，拿着熱水和食物。

第十一章

進來的人之中一個是短而瘦的年輕人，穿着一件布面羊皮裏的大袴和長靴子。他拿着兩個出熱氣的水壺，手臂底下夾着一塊布包着的食物，又輕又捷的走進來。

他說道：『喂，我們那位皇太子又裝飾上了，』說時，把水壺放在茶杯傍，把麪包遞給蘭齊娃，續說道：『我們帶來不少奇怪事情，』說着，脫下羊皮袴，把他拋過別人的頭落在床架上。『瑪爾克買來了牛乳雞蛋；好了，我們今天晚上有個正式的跳舞會了。而蘭齊娃正要顯顯他美學清理的本領呢。』說着，向蘭齊娃一笑。『她現在去煮茶。』

這個人的全身：他的行動，他的聲音，他的神氣，彷彿很健壯，很快樂。第二個進來的跟前人正相反；他的容貌很是喪氣憂愁。他也很短，很瘦，頰骨突出來，面色很淡黃，薄嘴唇，很活潑的小紅眼，兩眼離得很遠。他穿着一件舊絮袴，高靴和套着雨靴，帶着兩罐牛乳和兩個樺木的圓箱，他把那箱放在蘭齊娃面前。他向南赫留道甫鞠躬，但只把頭頸彎了一彎，兩眼釘看着他。他伸出他的溼手跟他相握後，就把所買的食物拿出來。

這兩個政治犯都是平民。第一個是農夫，名叫納勃塔夫；第二個是一個工

廠裏工人，名叫瑪爾克。瑪爾克成年以後，才入了革命黨；納勃塔夫只在十八歲時候就入了黨。納勃塔夫很有出衆人才，離了村裏學堂，就進高等書院，註二他在那兒，把所學的教出去，得着教授費來過生活，教授完以後，得了一個金牌。他不進大學，因為他還在這高等書院第七班，所以他決志在同村人衆裏交際，使那些失志抱悲觀的同胞們振作精神來做事。他就這樣去做，先得着大村裏政府書記的地位。他不久被捕去，因為他在農人裏宣講實業互助主義，又組織了一個實業互助團。官家監禁他八個月，就釋放出來，但那時還被巡警所暗察。他被放後，就跑到別村裏去，得了一個學校教授，他還像在前村裏一樣的活動。他又被捕，監禁了十四個月，從此他的心志就堅了。

監禁十四個月後，又被遣到白耳摩政府去，他在那兒脫逃了。因此又監禁

(註一)高等書院是一個研究文科或理科的高等學校。

了七個月，到期又遣發到亞爾千日爾去。他又想逃，無奈又被捕，這會被審決，充軍到雅庫次克省裏去；所以他成年後，差不多一半生活，都在監牢和充軍裏過去。但所有他遇見的事，並不使他失志灰心，並不使他的精力失掉一點，反倒磨練他的銳氣。他是個活潑的少年人，很風流，常常喜躍，快樂，健壯。他從來沒有懊悔過什麼事，從來沒有顧慮過將來，總用他全身的精神，聰明和實際知識來發展實行他的眼前情況。他自由的時候，就照着他自己所抱定的目標去躬行，就是——聯絡那些苦工和工廠工人，使他們有智識，明白事理。他被監的時候，他依舊的精銳實行，想法子與外界相接觸，把他自己的生活和他同友的生活維持到極適當極舒服的情況。對於一切事——他能交際周旋，是公衆社會裏的一分子。他彷彿對於他自己一點都不打緊，自己有一點就滿足了，但爲他的同友們要求的極多，他能够替他們做事，無論是苦力或苦心，白天或晚上，不睡或不喫，沒有不盡心的。他是個農夫，他很肯勤勞，

細心，和敏捷；他同時又很自然的自制，非常守禮節，他隨地留心別人的願望和意見。他的寡母，一位不識字，迷信的老農婦，還活着，納勃塔夫很孝敬她，當他被釋放時，屢次見望她。當他在家過日的時候，他全心服侍他母親，幫助她做工，跟少時的游友相來往，同他們一同吸那「狗脚」（註二）的香烟，跟他們一塊拳鬪，跟他們講解那政府怎樣欺弄他們，和他們怎樣應當自己抵抗他們的受欺。當他想到或說到怎樣有個革命時候，他總是假定一種人民，在某地方他所親身到過的，但所受的情況一定是相類似的，却不把那般紳士和官僚說出來。他想像中的革命——他這想像與諾勿特復甫和諾勿特復甫的同志，瑪爾克並不相同——不應當剷除平民生活的根本狀況，不應當完全拆毀那房屋，乃是應當把他所親愛的華美，堅實，巨宏的古建築之四周

（註二）「狗脚」是一種香烟的名字，煙的一頭用紙捲成一鉤形，為農人所常用的。

圍牆拆了再新築。

他也是對於宗教觀念中一個模範農人。他永不想那些形而上的問題，永不想萬源的源，永不想將來的新生命。上帝對於他（正好比對於法國物理學者亞拉高一樣）（註三）是個他現在所用不着的學說。他不注意這世界的困源，也不管摩西或達爾文是對是不對。他的朋友所認為最要緊的達爾文主義，於他心上，也好比那六日的創造一樣的心理上娛樂是了。

地球的原始問題並不引起他的注意，就因為在這地球怎樣活着最適當

（註三）有人說，當法國大天文學家拉波列西送他的著作，題名「宇宙論」，「Mécanique

Céleste」給拿破崙時候，拿破崙說道：「拉波列西，我聽見你關於宇宙著了一部大

書，但永沒有說到宇宙的創造者。」但拉波列西答道：「皇上，我並沒有這種假設。」

那物理學者亞拉高在那時年紀很幼，還不知道有這名辭（指創造者）後來纔知道的，但他決不信。

的一個問題，天天在他的心目中。他永不想將來的新生活，常把他的心靈堅堅實實信服一種解釋，這種解釋是從他祖先遺傳下來，乃是這地上一切工人所通有的，就是：我們看世界上草木禽獸，沒有一物不存在的，不過各物連續着變他的形狀——糞料變成米麥，米麥變成食物，科斗變成水蛙，毛蟲變成蝴蝶，橡子變成橡皮——以此推究，我們人類也不消滅，不過變化幾次而已。他深信這種解釋，所以他看着死就在面前，不稍害怕，在前面的一切艱難，他都勇敢忍受住，一點不在心上，也不在嘴裏說出。他愛工作，常常親身做實用的工作，也常鼓勵他的伴侶照他這樣。

那第二個政治犯，瑪爾克，正是大不相同的人。他十五歲就開始做工，他吸煙喝酒，因為他很氣怒他以前的受欺。他起先看出那天耶穌誕日，他們工廠裏工童被工頭請到他所做的聖誕樹那兒去的時候，他受欺了。他在那兒受了一個錢的叫笛子，一個蘋果，一個鍍金的胡桃，和一個無花果，又是那工頭

的小孩子所得的禮物彷彿在仙島上送來的好看，他後來聽見那禮物值五十盧布呢。所以他很生氣。他到三十歲時候，一個有志的女革命家來到他們工廠當個女工，她看見瑪爾克的出衆能力，就給他許多書和著作看，跟他談話，講明他現在所處的地位和救濟的方法。當他心裏明白他自己和別人的能够脫離壓制，他看着現在萬事的不公平越發殘暴，越發可怕，所以他專心希望，不但得着自由，而且想處罰那些組織，維持這種殘暴不公平的人。他那時知道祇有知識能够辦得這件事，所以瑪爾克自己專心極力的求知知識學問。他心裏還不明白知識怎樣能達到社會主義的意想，但他深信那知識告訴他現在所處地位的不公平，也就把不公平無形消滅了。他心裏還以爲知識能把他高出人衆。所以他棄去吸煙喝酒，工畢暇時，就一心的求學。

那女革命家教給他功課，而他那求各種學問的熱望和他理會學問的容易，真使她詫異。兩年內，他已經精知了代數學，幾何學，歷史，歷史一門，他很高

歡，還很知道美學，批評學，和最著重的社會學。

後來那女革命家被捕，瑪爾克也同捕去，禁書都在他們兩人手裏搜出來，他們就入了監牢，又遣發到瓦洛塔省裏去。瑪爾克在那兒認識了諾勿特復爾，寫了許多關於革命的書本，他也全記得，所以他對於社會主義的觀念越發堅固深印了。他被遣後，當了一個大示威團的首領，結果把一個工廠解散，殺死了廠主。他又被捕，遣發到西比利亞。

他的宗教觀念跟他對於近來經濟狀況的觀念同樣的極端反對。他看出他少時入宗教的種種虛假，他現在已經費大力脫離了，——起先很害怕，後來很歡喜——他彷彿自己要報那欺弄他和欺弄他祖宗的讎，所以一心想念的要痛罵污辱那些教士和宗教的教義。

他是靜肅寡慾，成了習慣，自己有一點就很滿足，他也跟別個工人一樣，從小做工慣了，筋肉很發達，他時時都能做很多工，很容易，很快；但他最寶貴的

光陰就是在監牢裏獄站裏暇時能專心求學的時候。他現在正讀馬克斯著作第一卷，他把這本書如大寶貝似的藏在衣囊裏。他除了諾勿特復甫一人外，對於所有伴侶都現出薄情冷淡，而對諾勿特復甫異常親近，那人關於無論什麼問題所發的議論，都認為不可移的真理。

他最嫉恨女人，因為把女人看為一切有用進行的阻礙物。但他很憐恤瑪司洛娃，因此與她很溫和，因為他把她當作下等人為上等人所利用的一個模範。他也因此厭恨南赫留道甫，所以不同他多談話，永不緊握他的手，他要來招呼的時候，就伸出手去讓他握。

第十三章

火燒着，爐旁很熱；茶已經煮好，倒在幾個杯裏，和碗裏，牛乳加在裏面；餅乾，新麥子，麥麪包，牛油，煮熟的雞蛋，小牛頭和牛脚，全放在布上。各人都走到這當為食桌的床架邊，坐下喫着談話。蘭齊娃坐在圓箱上倒茶。其餘人擁圍着

她，只有克理祖甫，脫下溼衣衫，用乾絨袴圍着，坐在原地同南赫留道甫談話。他們這一天走了又冷又溼的苦行，他們又看見在這兒的塵土，不整齊，忙碌碌打掃了半天，現在已經喫了飯，喝了熱茶，就一個一個都生出嬉笑活潑的精神來了。

他們坐在這兒，聽見隔壁外面的脚鏟鏘聲，呼喊聲，罪犯相罵聲，四周都是聲音，但他們彷彿聽慣了，很舒服似的。好比在大海中孤島上，聽見四圍受苦難的呼喊聲，自己覺得在一塊狹地上，並沒有沉沒下去。這種聲音反倒刺激他們的精神，叫他們高興。他們什麼事都談，只是不談他們現在的狀況和以後的苦處。他們同平常一般青年男女一樣，——像他們這樣強逼着一齊聚合在一處時候——所有稱心，和不稱心，和動心的各種事（揉雜在裏面）把心潮一齊湧出來。差不多什麼人都入了情網。諾勿特復甫心愛上美媚笑容的喬拉伯斯。這是一位幼時，無思想的女郎，她正去求學，對於革命問題完全

抱冷淡態度，但因為伏屈在當今的權勢下，與別人起了爭端，就此被遣發出
來。她被審問時候，在牢獄裏，和在充軍時候，於男子方面的交際，跟她以前自
由時候一樣的活潑。她現在一路上安慰自己，說諾勿特復甫很中意她，她也
心愛他。維拉，德赫滑心想自己愛一個人，但她看不出有人愛她，因為她很希
望兩人彼此相愛的，所以有時愛納勃塔夫，有時愛諾勿特復甫。克理祖甫彷彿
有點愛瑪麗，潘甫洛納。他用男子的愛情去愛她，但他知道她對於男女愛
情的態度，所以他藏着這情感，假裝對她友愛懷恩，因為她常幫助他所不及
的。納勃塔夫和蘭齊娃兩人因為很複雜的原因，彼此親近。正如同瑪麗，潘甫
洛納是個完全貞潔的女童，蘭齊娃也比得上瑪麗，她是她自己丈夫的完全
貞潔妻君。

當她十六歲做女學生時候，就同一個聖彼得堡大學的學生倫司甫相愛，
他沒有出大學，就同他結婚了，她那時十九歲。她丈夫在大學裏四年，加入了

一種學生暗黨，就被官家從聖彼得堡充軍出去，從此他變了革命家。若她並不看出她丈夫是個最聰明最好的人，她就不會心愛他，若她並不心愛他，她就不會同他結婚；但現在已經愛了他，已經同她所認為人類中最好最聰明的他結了婚，她自然就像那般最好最聰明的人生觀，去求她的人生和她自己的生活目標。起先她丈夫認人生目標是求學問，所以她也把求學當她生活的目標。他後來變了革命家，所以她也變了。他能夠確實證明現在社會的狀況實在不能再往下做了，我們每人的責任就是要去戰勝這狀況，另外造出一個人人都能得自由的新狀況，等等一套話；而她以為她也是這樣的思想感覺，但實在說，她不過把她丈夫所想的百物認為絕端的真理，她只求她自己的心靈與她丈夫的心靈永久完全相稱相合，她所要求的狀況，就是她心意裏能完全滿足的狀況。

她跟她丈夫和他們的孩子（她的母親養着他）分離，實在是很難受，但她很

靜心安穩的忍受着，因為替她丈夫方面着想，因為她承認她一點都沒有疑惑心，也因為她丈夫同時喫苦。她思想中總同她丈夫在一處，現在再也不愛另個人，也不能再愛另個人，因為她只能愛她丈夫。但納勃塔夫對她的真心淨潔愛情動了她的心。這個高尚，直爽的男子，也是她丈夫的朋友，總想像姊妹般待她，但不免形式上親近她，他們兩人也有點驚異，常常同病相憐他們這種苦境。

所以在一大羣裏，只有瑪麗，潘甫洛納和瑪爾克兩人真正脫離了情網的羈絆。

第十四章

南赫留道甫坐在克里祖甫身旁，同他談話，等着喝完茶，想同喀瞿莎私下談話，因為以前幾次都是這樣。他談閒話中，把瑪喀爾的罪過和瑪喀爾請求的事告訴克里祖甫。克里祖甫靜聽着，眼閃閃釘在南赫留道甫身上。

他忽然說道：『是的，我常想我們在這兒跟他們（官長）一塊走着——他們是什麼人？就是我們一天一天替他們過日子的人，可是我們不但不知道他們，而且並不願意知道他們。他們呢，更壞了，他們恨我們，仇敵般的看我們。這豈不可怕嗎？』

諾勿特復甫在旁聽見他們談話，喊道：『這並沒有什麼可怕的。衆平民都常崇拜勢力，只崇拜勢力一樣。現在勢力落在政府手裏，他們崇拜那勢力，就恨我們。來日我們有了勢力，他們就來崇拜我們了。』

那時一陣罵聲和鐵鏈聲從牆後傳來。有一陣打拳聲，又急叫聲驚嚷聲。有一個人被打，有人在那兒嚷道：『殺人！救命呀！』

諾勿特復甫靜靜說道：『聽聽他們，那些獸心人！我們同他們那些人有什麼關係？』

克理祖甫抗聲道：『你叫他們獸心人，南赫留道甫剛告訴我，他們的獸心

事；』說完，又談關於瑪爾喀冒險救同犯的事。說道：『這却不是獸心事；是英雄行爲。』

諾勿特復甫埋怨短嘆道：『直是假裝多情！我們真不容易明白那些人的情感和他們所作爲的動力。你看以爲很慈愛，但或者是別個罪犯的嫉妬。』瑪麗、潘甫洛納突然瞪眼抗聲道：『你怎麼沒有一次願意說人家一句好話的？』

『可是人怎能知道所並未存在的事？』

『一個人要臨了可怕的死，自然是一件存在的事實。』

諾勿特復甫說道：『我想若我們要作一件事，第一個情形就是——瑪爾喀起先在燈傍讀他的書，現在把書放下，靜聽他良師的話。』就是我們不應當幻想，應當看實在的事物。我們應當盡我們的全力，爲公衆做事，決不想有什麼報酬。那般公衆人民只能做我們活動底目的物，他們不能做我們的工作。

友，因為他們現在有這種惰懶成性的皮氣。」他像演說般，作手勢續道：「所以，要他們在發達進行以前，來幫助——我們這種進行，乃是為他們——這種現象，真是欺詐虛假。」

克理祖甫面漲得很紅，說道：「什麼發達的進行？我們現在說我們要抵抗那些暴虐的專制主義；難道這不是最可怕的專制主義嗎？」

諾勿特復甫慢慢說道：「一點沒有專制主義。我現在不過要說我知道那條人民必須的路，我能指給他們那條路。」

「但是你怎能確信你所指的條是一條真路？那異教審問和法國革命的殘暴行動都根據着這同樣的專制主義，是不是？他們也用科學方法來說那是一條真路。」

「他們以前是錯的，不能證明我現在要說。再說，思想家的心狂和經濟狀況的實事，大不相同。」

諾勿特復甫的聲，音震滿了住屋子，他一人洶洶的說話，別人都靜着。

靜了半晌，瑪麗，潘甫洛納說道：「他們一天到晚的吵罵。」

南赫留道甫問她道：「那末你自己呢，你意思裏怎麼樣？」

「我想，克里祖甫說我們不應當把我們的觀念牽強在他們人民身上。這句話是對的。」

南赫留道甫一笑道：「你呢，喀瞿莎？」說時，很注意的等着她，但心裏害怕她說出錯話來。

他面上漲得大紅，說道：「我想平民方面受欺了，我想他們平民大喫虧。」

納勃塔夫喊道：「這對了，瑪司洛娃，極對。他們真是大喫虧——那些平民

——他們不應當受欺，我們全副工作全在他們裏面。」

諾勿特復甫作顰橫狀，說道：「好一個革命目的底奇怪思想。」隨後靜悄悄的吸煙。

克理祖甫低聲道：「我真不能同他談話。」他就不作聲。

南赫留道甫說道：「最好不講罷。」

第十五章

雖然諾勿特復甫爲所有革命家所重推，雖然他很有學問，彷彿很聰明，但南赫留道甫看他是的個相去道德品性太遠的革命家。他的智力——他的不要緊處——真算很大；但他自己的獨裁性——他的最要緊處——更大了，與他的智力相距太差了。

他的爲人，正與西蒙生相反。西蒙生是一個有男性的氣質，而照着他自己的理性去行事底人。諾勿特復甫，正相反，是一個有女性的氣質而一半照着他感想所求的主張，一半照着他感想所證的事實，當他的理性去行事底人。諾勿特復甫的革命全精神，雖然他能極闡明極確實的宣揚出去，但在南赫留道甫眼裏看出來，不過是他的好名和高超的願心所致的。起先他能吸

收別人的思想，矯正的替他們解釋，他這種能力，在那時大學和高等書院裏學生和教員所重視，因為像他這種特質很有人崇拜，所以他就合了格。但他畢了業，得了文憑，別人也不崇拜他，他忽然變了他的意志，克理祖甫不喜歡他，所以說出來，好得着別地方的崇拜，因此從一個節制的自由黨人變而為納羅獨甫司復黨的激烈份子。

他研究那些疑難不決的倫理學和美學以後，他不久在革命派裏得了個地位，他又合了格；做了一個團體的首領。他這次變了方面，不再疑難不決了，所以他確信他這次的方針決不錯了。每一件都彷彿很簡單，清楚確實。因為他的眼光很狹窄，很偏私，所以看什麼事都簡單和清楚；他說做一個人只要善於辯。他的自信力很大，他能抵抗別人，使他們服從他。他在很年輕的人裏活動他的手段，那般青年都誤信了他對於智識聰明的神聖自信力，所以大多數人都信服他，他在革命界裏大為活動。他的活動力都因為他常時奪權

招集會議。他自己編了一個秩序單，在會議前宣布出來，他還確說他這個秩序單可以解決一切問題。

他的伴友崇拜他，但不敬愛他。他也不愛什麼人，他看着有名的人，如仇敵般，若是他愛了某種人，一定像老猴對待小猴般的對待他們。他頂好想把別人的心智力和本能都棄掉，好使他的天才露角出來。他只待過那些鞠躬崇拜在他面前的人很好。在現在這旅行時候，他很善待瑪爾克，受了他佈道的感動，還有維拉，德赫滑和小獐拉伯斯兩人，因為這兩個女子都心愛他。雖然在大義上說他很傾向婦女，但他內心裏實在看女人都是笨愚不重要的，除了那些他所心愛的女人（好比他很愛獐拉伯斯）而這些他認為例外的女人，他越發善視她們。

他對於兩性關係的問題，很主張自由聯合。

他以前有一個正式妻，一個真妻；但他同她離了婚，因為他說他們夫妻兩

人沒有真愛情，他現在想同喬拉伯斯兩人實行自由聯合。諾勿特復甫厭恨南赫留道甫，因為他說南赫留道甫跟瑪司洛娃「作鬼」（他這樣說）更因為南赫留道甫可以隨便目觸現在狀況的缺點，可以自由設法矯正那些缺點，這些事不但諾勿特復甫所不能公有，而且是南赫留道甫所能獨有；所以他格外的嫉恨。南赫留道甫早覺出諾勿特復甫對於他的關係，他心裏很憂悶，因為他近來在這旅行中的內心覺悟，使得他又不得不拿善意向他，心想拿自己的錢幫助這個人，同時他又不能去他對於那人的恨心。

第十六章

隔壁屋子裏聽見有獄吏的聲音。所有罪犯都靜着不作一聲，一個傳令官後面跟着兩個衛兵進來。檢察時候到了。傳令官照次點名，點到南赫留道甫，恭恭敬敬的稱呼他一聲。

『檢察以後，你不能再在這兒了，侯爵。現在你該走了。』

南赫留道甫知道他的意思，走到那傳令官旁，把一張三盧布的鈔票放在他手裏。

「啊，那末好罷；同你在這兒有什麼事？你要等一會兒，就等一會兒罷。」那傳令官剛要出去，又有一個官後面跟着一個細瘦的犯人進來，那犯人有點鬍子，眼下有拳打的傷痕。

那犯人說道：「我來看看那個小女孩子。」

一個小孩的尖脆聲傳來，「爹爹在那兒來了！」一個黃髮的小頭從蘭齊娃後來鑽出來，因為那時蘭齊娃正在把她自己的裙衣改成一件小女衫，給那女孩穿，旁邊喀瞿莎和瑪麗，潘甫洛納幫助她做。

那犯人名叫博祖夫金嬉笑答道：「是的，女兒是我。」

瑪麗，潘甫洛納悽憐地看着他拳打傷的臉說道：「她在這兒很舒服。讓她跟我們在一塊兒。」

那女孩說道：『那些媽媽們給我做一件新衣裳，』說時，指着蘭齊娃的針線。他又笑嬉嬉道：『好——好——好看，紅——紅的衣裳！』

蘭齊娃抱着那女孩道：『你願意同我們一塊兒睡嗎？』

『好，我願意。爹爹也來罷？』

蘭齊娃臉上現出一笑。說道：『不，你爹爹不能。』她向那父親道：『那末我們看着她好了。』

第一個傳令官說道：『是的，你們可以看她。』說着同第二個出去。他們兩人剛出門，納勃塔夫跑到博祖夫金身旁，拍他的肩說道：『我說，老朋友，克瑪諾夫要交換的事真不真？』

博祖夫金的溫和慈愛的臉，忽然變了憂悶，他的眼睛彷彿遮着一層帷幕。他慢慢說道：『我們沒有……聽見什麼。』他眼裏仍現出淒涼，向他女兒看着。

他說道：『好罷，亞克蘇卡，你彷彿自己跟幾位媽媽們在一塊很舒服。』說罷，急忙的走出。

納勃塔夫說道：『交換的事是真的，他一定知道得清楚。你現在想怎麼辦法？』

南赫留道甫說道：『我要去告訴第二鎮的長官。我全親眼看那兩個人了。』衆人都靜了一會，恐怕再起爭端。

西蒙生本來拿着書躺下，用手臂枕着頭，不作一聲，現在他突然起來，慢慢走過坐着人的身旁，走向南赫留道甫。

『現在你肯聽我的話麼？』

『一定了，』南赫留道甫站起，跟着他。

喀瞿莎作驚狀看着，跟南赫留道甫的眼鋒相遇，她面漲紅，搖了一搖頭，彷彿很疑惑。

他們兩人走出，到門路旁，西蒙生先說道：『我所要同你說的就是這件事』
門廊下發出一陣罪犯嘈聲，隨後嚷聲大起。南赫留道甫臉上有驚色，但西蒙生一點不覺得。西蒙生用和藹的眼直看南赫留道甫的臉上，莊重清楚的說道：『知道了你和喀瞿莎，瑪司洛娃兩人的關係，我想我的責任是要——』。他
說到那兒不得不停頓，因為有兩陣罵嚷聲同時在門旁出來。

一陣聲音嚷道：『我告訴你，傻小子，他們不是我的。』

那陣也嚷道：『看你生氣罷，你這魔鬼。』

瑪麗，潘甫洛納那時出來，到門路旁。她說道：『怎麼能在這兒談話？到那裏去；維拉一個人在那兒呢。』說着，她走到第二門，進那一間小房，真像一間黑窟，現在當作女犯的睡室。維拉，德赫滑躺在床上，從頭到腳都蓋沒。

瑪麗，潘甫洛納說道：『她頭痛了，正睡着呢，所以她不能聽見你，我勢必要先走開。』

西蒙生說道：「真相反，請你在這兒。我對於什麼人都沒有秘密事；於你更沒有了。」

瑪麗，潘甫洛納說道：「好罷。」說着，身子像小孩般的一扭，一直走到床邊，她靜靜坐下聽着，她那副出神的淡紅眼，彷彿看着遠處。

西蒙生從復說道：「好了，這是我的責任。知道你和喀瞿莎，瑪司洛娃兩人的關係，我想我自己勢必要你知道我對於她的關係。」

南赫留道甫不得不佩服西蒙生同他說話時的簡單直爽。

他問道：「這怎麼講？」

「我說我心想同喀瞿莎，瑪司洛娃結婚。」

瑪麗，潘甫洛納瞪眼看着他，說道：「好奇怪！」

西蒙生續道：「所以我決心要求她做我的妻。」

南赫留道甫說道：「與我有甚關係？這是看她了。」

「是的，不過她沒有你，她心決定不了。」

「爲什麼？」

「因爲你和她兩人的關係沒有安頓好，她的心拿不定。」

「至於我的關係，早已安頓了。我所要做的，就是我認爲我責任的事，同時要恢復她的命運；但是我一點不存心要強制她。」

「是的，不過她的情願受你這種犧牲。」

「這並不是犧牲。」

「我知道她這會的決心就是第末次了。」

南赫留道甫說道：「好了，那末，可以不必同我說了。」

「她要你承認說你所思想的，就是她思想的。」

「我怎能承認說我不准去做我認爲我責任的事呢？我所能說的就是我現在不能自由，但她很自由。」

西蒙生靜着，思索了半晌，又說道：『那末，很好，我要告訴她去。你一定不要想我心愛她。我愛她，因為看她是個喫盡辛苦的麗人。我並不要她什麼。我只是深深祈望要改好她的地，地……』

南赫留道甫聽見他的聲音顫動着，很詫異。

西蒙生續道：『想想改好她的地位。若她不惜願受你的幫助，就讓她受我的幫助。若她答應了，那末她在那兒監鎖着，我也要求他們送我到她的地方去。四年功夫不算終身了。我總想靠近她住着，或者乘此能恢復他的命運：』他又停着，急慌得說不下去。

南赫留道甫說道：『我有什麼可說的？我很喜歡她有像你這樣一個保護人。』

西蒙生插嘴道：『這真是我所要知道的。我要知道，若是我這樣愛她，這樣願她快樂，那末你會以為她同我結婚是正當的嗎？』

南赫留道甫決然道：『唔自然了。』

西蒙生說道：『這全看她了。我祇希望這種受苦的心想求婚成功，所以受苦的。』

西蒙生站起，跑到南赫留道甫身旁，嚙然微笑，親他的嘴。

他說道：『我要把這話告訴她。』說罷就走開了。

第十七章

瑪麗，潘甫洛納說道：『你以為怎麼樣？愛情，真生了愛情了！現在這件事，我永想也想不到他這樣的——就是西蒙生會生出愛情，而且這樣可笑，孩童氣的樣子！真奇怪，老實說也真可憂。』說時，嘆了一聲。

南赫留道甫問道：『但是她——喀瞿莎呢？你看她的神氣怎樣？』

『她嗎？』瑪麗，潘甫洛納停一下，很想清清楚楚回答他。『她嗎？好，你也看

出來，她同以前的人大相反，她有了一種極高尚的性質，——還有很良善的情感。她愛你，她正當的愛你，她心想好好的待你，就是不好，也不使你因她煩惱。同你結婚一事實在於他是個大恥，是比以前所做的還要壞；所以她決不答應的。可是你現在這一來，真使她難過。」

「那末我現在該怎樣是好呢？我應當脫離關係嗎？」

瑪麗，潘甫洛納天真爛漫的一笑，說道：「是的，一半。」

「叫我怎能脫離一半呢？」

「我亂說呢。但是至於她，我一定要告訴你，她或者看出他（西蒙生）那種古怪愛情的笨傻——他並沒有同她說過——又想諂媚，又是心裏害怕。你知道，我不配說這些事情；可是我還能信，雖然這種虛假，這也是尋常男子大都有的，就說他是出乎常人的外，他的內心究竟已經存了同樣的齷齪……諾勿

特復甫和辯拉伯斯兩人也犯了這個毛病。」

瑪麗，潘甫洛納把正題推開，說到旁處去了。

南赫留道甫問道：「那末，我應該怎麼辦？」

瑪麗，潘甫洛納說道：「我想你應當把每一件事都告訴她聽。最好什麼事都要清楚。同她詳詳細細的講明。我要去叫她來。要我去叫嗎？」

南赫留道甫說道：「好罷，費你心。」

瑪麗，潘甫洛納走去。

南赫留道甫一人在這小屋裏，聽見那睡着的維拉，德赫滑輕呼吸聲，有時身動呻吟，還有外面不斷的嚷聲，從那兩扇門過去的刑事犯屋裏傳出來，他那時一陣奇怪的感想從心上來。剛才西蒙生把實話告訴他後，他倒可以由脫離他所自認的責任，因為他軟弱時候，他看這種責任太重太難；但他現在心裏總覺得又不快樂，又難過。他心裏想西蒙生這種求情正是破壞他的

犧牲精神，因此在他自己和別人眼裏失掉了那犧牲的價值。若是這樣一個好人，他與她一點沒有連帶關係，約束着而要求她的情，那末這種犧牲却不算大。這或者有常人的嫉妬心在裏面。他已經得了她的愛心，所以他不喜歡她愛別一個人。

若是她能夠自願了，那末，他如果要陪着她跟着她的方針可以取消。若她同西蒙生結了婚，他就更不用來到這兒，他可以另打方針了。

他剛要分拆他的感想，喀魯莎推門進來，但門一開送進一陣衆罪犯的高嚷聲。（今天罪犯裏有什麼事，特別的熱鬧。）

她迅速走近他身旁。說道：『瑪麗，潘甫洛納叫我到這兒來。』

『是的，我一定要同你談一句話。你坐下。西蒙生已經跟我說了。』

她坐下，兩手圍着膝衣，彷彿很心靜，但南赫留道甫剛說出西蒙生的名字，她的臉登時通紅。

她問道：「他說什麼了？」

「他告訴我，他要同你結婚。」

「她的臉上突然現出憂容，但她不作一聲，祇是垂下眼簾。」

「他要求我的答應，或是替他想法。我告訴他，說這完全看你怎麼樣，你一定決定一下。」

她含糊說道：「唔，這話都怎麼講起的？爲什麼了？」說時，她一斜眼，這一斜眼，以前總把他動了心，看着他的眼睛。

他們兩人靜了幾秒鐘，彼此看着眼睛，而這樣一看，已經告訴他們兩人。

南赫留道甫依舊說道：「你一定決定。」

「我有什麼可決定的？每件事都早已決定了。」

南赫留道甫說道：「不是，你必須要決定，你究竟要受西蒙生的要求不受。」

她皺眉道：「我配做什麼人的妻——我，一個罪犯爲什麼我又要去破壞

西蒙生？」

「那末祇要收回那句話好了？」

她說道：「唔，讓我去罷。沒有什麼再可說的了。」起身，出屋子去。

第十八章

當南赫留道甫跟着喀瞿莎回到男犯屋裏時候，看見每一個人在那兒都驚惶失措。納勃塔夫正在那兒四處的跑，看看人，摸摸物，把那件驚人的新聞傳出來。這件新聞就是：他在一面牆上拾得一張紙條，是革命家比特林寫的，比特林已經被罰苦力，人人都知道他到了卡拉地方；現在他新近走過這兒，只有他一個政治犯在刑事犯裏。

那張紙條上寫着：「在八月十七日我被他們在刑事犯裏遣發出去。南維洛甫跟我在一處，但他在瘋人院裏自己吊死了。我近來很好，很有精神，希望全好。」

每人都紛紛討論比特林的近狀和南維洛甫自殺的原因。祇有克理祖甫一人靜坐着，思索，閃閃的眼睛定看着前面。

蘭齊娃說道：『我丈夫以前告訴我說南維洛甫在彼特羅潘洛斯克黨裏看見過一個幻境。』

諾勿特復甫說道：『是的，他是一個詩人，一個夢想家；那些人在壓制的圈裏站不住的。當我在他們專制圈裏時候，我一點不把我的心思棄掉，依舊有秩序的過我日子，所以忍受得很慣。』

納勃塔夫想安慰大眾的愁心，嬉笑道：『一個人什麼事都能忍着一點的。他們來把我鎖上時候，我心裏喜歡的很。一個人若什麼事都怕：那就是他把自己捉住，貽累別人，把全事都破壞了，他於是手被人家鎖上，所有責任都消滅了，他就完了一生——他只能閒坐着，吸煙。』

瑪麗，潘甫洛納注意克理祖甫臉上變色狂野的表示，問道：『你很知道他

罷？」

克理祖甫喘着氣，彷彿他已經大嚷高唱了好久似的，突然說道：「是那南維洛甫夢想家麼？南維洛甫那個人，真是我們守門者常說所謂「地球上容不下」的人了。是的……他的性質，好比結晶體；你看他，能看得出來。他不會說謊話，他連裝假學人都不會。他不但瘦皮露骨，而且彷彿剝掉皮般的全筋肉都沒有了。是的……他的性質真複雜極多，不像一個……我們讀這個有什麼用？」他停了一會，又愁色皺眉道：「我們都彼此爭論，我們應當先教育人民然後改良社會生活的狀況，還是先改良社會生活的狀況；隨後我們又爭論，我們怎樣奮鬥；或是用和平宣傳的手段呢，或是用激烈手段？我們都辯論。但是「他們」並不辯論，他們只知道他們的事業？他們不關心，幾十或幾百個人死去。他們那種人，好人死得越多，越稱他們的心。是的，赫西恩說那般暮氣晚老的人應當逐出我們社會平民界線以外。我實在也這樣想。那時赫

西恩自己和他的同友被逐出，而現在這南維洛甫……」

納勃塔夫嬉笑道，「他們不能全逐出掉。留着他們好造出些人類來。」

克理祖甫高聲喊着，不讓別人插嘴，續道：「不倘若我們可憐「他們」，就不必留他們。給我一支雪煙。」

瑪麗，潘甫洛納說道：「唔，克理祖甫，煙與你沒有益的。請你不要吸煙。」

他抗聲道：「不要管我。」說時，點着一支煙，但他吸一口就咳嗽作嘔彷彿要病了。吐了一口痰，就說道：「我們以前所做的事，不是我們的真目的。不要起爭端，是要聯合起來……去破壞他們。」

南赫留道甫說道：「不過他們也是人類。」

「不，他們不是人。人是什麼時候都能做他們現在所做的……不……有人說各種炸彈和氣球已經發明了。好了，人應當拿着許多炸彈坐在氣球裏，像蠶子似的撒下去，一概都炸死他們……是的。因為……」他想往下說，但

臉上漲紅着，咳嗽得極利害，從嘴裏吐出一口鮮血來。納勃塔夫急跑去拿雪水。瑪麗、潘甫洛納拿來甘松草汁，想滴在他身上，但他呼吸得又急又重，用他細白的手推開她，緊閉着眼睛。雪和冰水放在他頭上，稍微好一些，就躺在床上，那時南赫留道甫看見傳令官在外面等了好久，就同各人告別，跟那官出去。

刑事犯們現在很靜，大多人都已睡覺。雖然衆犯都躺滿在床架上，底下，旁邊，但屋子裏面還躺不下，有許多人，在外面門路旁躺著，頭上遮着短腳，身上蓋着汗溼的衣。不久鼾聲，呻吟聲，囁語，雜在一處從屋裏出來，傳到門外。各地方都塞滿着人堆，上面蓋着罪犯號衣。只有幾個人醒着；坐在男犯室裏，臘燭頭旁，（他們聽見檢查官來，就立即吹滅）一個老頭人赤着背，坐在路旁燈下，把他的襯衣捉虱子。在政治犯屋裏的熱濁空氣，比較這兒刑事犯屋裏的臭腥味乾淨得多。一盞出煙的燈在煙霧裏亮着，真難呼吸。沿着門廊下走，要

留心着，才能找着一小块空地，踏下一隻脚，還得找第二塊空地來踏下第二脚。有三個人實在連門路旁都找不着空地，只好在前面放着骯髒破裂小桶的一間號號裏躺着，三人中一個是個老馱子，南赫留道甫常看見他在大隊裏走的；還有一個是十二歲的男孩躺在那兩個犯人中間，他的頭枕着一個人的脚上。

南赫留道甫出了門，深深的呼吸一下，就在清潔的霧水空氣裏呼吸。

第十九章

那夜很清晴，星光照耀着。街上泥水冰凍得很硬，只有幾塊地方溼着。南赫留道甫在街上回到旅館裏去，輕輕打一扇黑窗。一個寬肩的工人，赤着脚出來開門讓他進去。右面一扇門，通着後面屋宇，出來一陣睡着那兒車夫的粗悍鼾聲，在院裏一陣許多馬咬嚼麥草的聲音。前門旁幾個偶像前面點着一盞紅燈，一陣艾草味和汗味，人雖然有個好肺，睡着嗅見這種味一定要打鼾。

聲。南赫留道甫脫下外套，把他皮製的旅行枕放在油布沙發，鋪着皮毯，躺下想一遍那天所聽見所看見的事情。想到那一個小孩，頭枕着那罪犯的腿上，躺在那從臭水桶裏徐徐流出的水上，這種情狀比什麼都悽慘。

那夜裏所想不到而很重要的，與西蒙生和喀瞿莎的談話，他現在並不想起。他對於這件事的關係太繁複不窮，他索性心裏不想他。不過那幅慘苦圖畫，裏面那些不幸的苦民，呼吸那腥臊的空氣，躺在水桶中徐徐流出的水上，那最觸目的，腫在罪犯腿上的十二歲男孩那副無辜面目，在他心裏躍躍的湧出，不能忘掉。

心裏知道極遠處有許多人在那裏用各種柔滑，強硬，非人類的苛暴手段去壓制蹂躪別許多人；而一方面有三個月連連目觸着那些殘無人道的污辱罵打，這是兩件不同的事；南赫留道甫覺出來。在這三個月裏，不至有一次，他要扣心自問：『是我瘋了會看見別人所不見的事呢，還是他瘋了會去

做我所看見的事？』可是他們這類人很有許多做了那他所詫異驚奇的事，還剖白坦然的說他們所做的是必須的，是重要有用的工作，所以不能信他是瘋了；可是這方面他——知道他自己的思想很清楚——不能信他是瘋了。這個問題，他常常在心裏猶豫不決的。

以下是他在這三個月裏所看見的感想。——

人類裏面，那些得自由的人，那些最有精神，最熱心，最易受感觸，最有本領，最強健，而最不細心最狡猾的人們，用那種省議會或國家命令的手續被推舉了。但那些人民，絲毫都沒有比那般自由人險惡的，反倒先鎖在牢獄裏，遣發到西比利亞去成月成年的懶惰坐着，喫飯過日子，完全脫離他們的自然，他們的家庭，他們的有用工作：總括着說，他們失了自然適當生活所需的種種情況。這是第一件感想。

第二件，那些人民屈伏在人類超性的不自然底下，因為有了那些刑具鐵

鎖，雍頭，和可恥的犯衣；這就是把那能引軟弱人民入快樂生活的原動力完全剷除——在衆意上，羞恥心上，和人類超性的良心上實在難以過去。

第三件，他們的生活都入在永久危險裏，並不是中暑，水災，或火災的偶然危險是從那骯髒獄室裏，從疲乏，從拳打而得來的傳染瘟疫；這些人民終身住在那——那所謂最好最道德的人因為要保護自己去施行，因此饒恕那般已施行的人，這種最暴虐最可怕手段的——慘境。

第四件，這些人民被威所逼，去同那班已經邪心卑污的惡人相處，最危險的是那不規則的行動：姦污，兇手，騙子在一處；不久要把這些潔心不污的人，如酵母在生麵裏似的傳染壞了。

第五件，所有各種威勢，暴虐，和無人道舉動不但爲政府所寬容，而且所准許，因爲正合政府的意思，這種事實深印在這些人民的腦裏，加上他們所受的無人道虐待：那些嬰孩，婦女，和老人所受的苦；木棍皮鞭的笞打；追回逃犯

（生的或死的）的獎賞；夫婦的離散，還有與他人的妻和夫的獸性衝動底聯合；鎗斃或吊縊的種種現象。所以那威勢舉動加施給那些已經失了自由，已經臨了危險缺乏的人民，只好算傲倖的呢，因為還有較暴虐的苛刑在前面。

所有這些苛刑彷彿故意爲造出敗德腐心而設的，故意爲廣傳這成熟的敗德腐心，無處不及而設的。

南赫留道甫思索那牢監裏和獄站裏所做的事時候，他心裏說道：「這正彷彿一個大問題安停了：想出最好最穩墜的方法去敗壞最多數人的人心！」每年有幾千萬人民被帶到最高的敗德懸崖上，等他們完全敗德了，就釋放他，使他們在獄裏所養成的道德病傳染出來。

在都門，熱喀特林堡，湯姆斯克的牢獄裏和路過的獄站上，南赫留道甫看出社會對於這狀況的心理。尋常的平民，本來具有俄國農民之社會的和基

督教的道德觀念，現在已失了這種觀念，得了一個新的，監獄的觀念，看無論那種人類殘害陵辱的行動，只要是於本身有利益，就認他是公平的。那些人住在獄裏後，看錯了他們的生人觀，因為看着他們的環境，就完全把那教堂裏和道德家所宣傳的敬人和惻隱心一切德性誠條，都棄在他們真生活之外，因此他們就可以不必守那些誠條。南赫留道甫看出這種牢獄生活的結果在所有他知道的罪犯——菲奧德羅夫，瑪喀爾和泰拉司——與他們兩個月的相處，實在使南赫留道甫在他的理性缺少了些道德心。他在他旅行裏，聽見那些惡犯從步行乘機脫逃，要強迫伴友跟他們一同逃跑，然後再殺死他們，喫他們的肉。（他親眼看見一個人被這樣控告，就知道那人的行為。）最可怕的就是這人食人的野蠻，不是一次兩次，却是常有的事。

祇要用這些刑具把一個俄國人養成了這種惡性，就可以成了一個游民，假冒採用尼采（註一）的最新學說，看什麼事都施行得，沒有事要禁止的，他於

是可以先把這學說宣傳在衆罪犯裏，因此再宣傳到平民裏去。

這些所做的事，祇有一個解釋的理由，就是要免除罪惡，威嚇犯罪的人，改善行惡的，和書上所謂拿『合法的報仇』去處待他們。但實在說那所結的果絲毫都不像他們所說的。不但不能免除罪惡，而反倒多生些罪惡；罪犯們不但不能爲所嚇畏，而反倒被鼓勵去行事，（有許多游民自己有意要回到獄裏；）不但不能改善，而反倒使各種罪惡都奇出不窮的生產；政府不但不能用報仇名詞來馴善人心，而反倒深種在人心裏，本不是天性。偏做成習慣。

南赫留道甫自己問道：『那末爲什麼就去做了？』他找不出這問題的回答。

最所驚怪的就是，這些所做的事，並不是偶然的，並不是錯誤的並不是這

（註）尼采 Nietzsche 是德國大哲學家，一八四四年生，一九〇〇年死。

一次，乃是幾百年連續下來，所不同的就是：起先犯人的鼻子被割下，耳朵被切去；以後在他們身上打烙印，縛在鐵棍上；而現在就上了手鐐，遣發出去，不用小車，而用汽船火車。

在政府機關裏做事的人要辯護說，這些事所以要使南赫留道甫氣不平，是因爲監獄裏的房屋組織得不完備，若是一間新式的牢獄蓋造起來，那末一定沒有這種壞現象，但南赫留道甫不承認這是對的，因爲他知道，所以他憤氣的不是獄房的好壞問題。他讀過泰爾特書上對於模範監獄的電鐘，電氣死刑，但這改善的苛刑，於他反更爲氣憤。

但他所最氣憤的就是，有許多人在法庭和大理院裏，領着從人民手中搶出來的大薪水，參看着那——那般同類的，爲同一原動力所致的——官吏所著的書，編成了一本違犯這個或那個法律的舉動底憲章，隨後服從着這些憲章，就把這般犯那種罪的人送到他們所永不看見的地方去，送到那些

人民完全屈伏在這般殘忍無人肝的檢察官，審判官，衛兵的手掌下的地方去，送到那幾千萬人民喪失身體靈魂的地方去。

現在南赫留道甫已經身臨了監獄的實在經驗，他就看出罪犯們裏面的一切罪過，——酒醉，賭博，殘忍可怕的行動，甚至人食人主義，——不是意外事，不是因爲人心退化，並沒有存在着罪犯性的發育物，那般優科學家，這樣的想，推到政府身上，乃是一種不可目觸的惑心所發出的不得不存在底結果，這惑心或者可以叫人類彼此相責怨。南赫留道甫知道人食人，並不在荒地裏發生起來，乃是在法院，大理院和國家機關裏發生出來，然後在荒地裏結果成實。好比說，他看見他舅兄的舉行，實在說所有律師和官吏，從嚮道官一直到總督，全絲毫都不管公理，不管人民好處，却在嘴裏空說，祇是爲他們所做出敗德災禍的事情，所酬報的盧布罷了。這實在一點不假。

南赫留道甫心裏想道：『那末，這能說全是因爲無知誤會嗎？在所有官吏

應當得的薪水外，再加上一種賞款，叫他們把現在所做的棄掉不做了，能不能呢？」想到這兒，雞已經鳴了第二次，雖然他一翻身，虱子像泉中水般的跳出來，爬滿在身上，——他只得閉着眼睡覺了。

第二十章

南赫留道甫還沒有醒，那車夫早就出了旅館。一個村婦喝完了茶，進來，一面用她手巾拭她肥而汗流的頸頸，對他說，有一個兵從獄站送來一封信。那封信是瑪麗，潘甫洛納寄來的。她寫着，克里祖甫的病利害得多了。寫的是：「我們先想放在這兒，都陪着他，但總是不得准許，所以我們同他一處起程走路；但我們怕他病利害了。請你設法一下，若他勢必要在第二鎮上留住，一定要我們裏面有一個人陪着他纔好。若是一定要我同他結婚，好讓官長准許我陪着他，那末我自然肯這樣辦。」

南赫留道甫叫小工到驛馬廄裏拉馬車出來，他自己就匆匆穿好衣服。他

未喝盡第二杯茶的時候，那三馬驛車趕着向大門來，鑼然作鈴響，車輪在冰泥上飛轉着，如在石上轟轟響着。南赫留道甫付了那肥頸店婦的旅費，急忙走出，進了車，吩咐車夫趕得越快越好，追好那全隊。剛過了村署草場，他們追上那裝着行李和病犯的大車在冷泥上走着，車輪正滾得很快。獄官已經不在那兒；他在前面走着。許多衛兵臉上現出酒容，沿路談笑着跟在後面。路上的車很多。每一隊車的第一輛車裏面坐着六個病老的刑事犯，緊緊的擠着。在每隊的第末輛裏面，有三個政治犯。諾勿特復甫、緝拉伯斯和瑪爾克坐在一輛上；蘭齊娃、納勃塔夫和瑪麗、潘甫洛納所讓地的孕婦三人在一輛上。在第三輛車上，克里祖甫躺在車裏乾草堆上，頭下有個枕頭。瑪麗、潘甫洛納坐在他旁車邊上。南赫留道甫吩咐車夫停着，他走出，跑到克里祖甫身旁。有一個醉兵向南赫留道甫搖手，但他不理，一直走到克里祖甫，在車旁同他握手。克里祖甫穿着一件羊皮袴，頭上戴着皮帽，嘴用手中縛住，他的臉更白更瘦。

了。他那美善的眼睛看着很大，很光亮。車走時震動着，他的弱身兩旁的搖，他躺在那兒，瞪眼定看着南赫留道甫；但問他身體病狀時候，他就閉着眼，怒搖他的頭；他彷彿盡平生的力去忍受那車的震動。瑪麗，潘甫洛納坐在那邊上。她作合意狀看南赫留道甫一眼，表示她對於克里祖甫病狀的焦急，半晌就微笑說道：『彷彿那獄官自己也含羞的。』那時車輪聲很響，所以她要嚷才聽得見。『比特林的手鐐去了，所以他自己把他小女孩抱去了。喀瞿莎和西蒙生同他在一處，維拉也在那兒。她跟我換了地方。』

克里祖甫那時說了幾句話，但因車聲很大，不能聽見，他皺着眉，用力忍着咳嗽，猛搖他的頭。南赫留道甫就彎腰，近他的嘴，聽他的話，克里祖甫拿手巾放開他的嘴，輕聲道：『現在好多了。不過不要受了寒。』南赫留道甫默然點點頭，又向瑪麗，潘甫洛納看了一眼。

克里祖甫盡力笑着，低聲道：『那三個物體的問題怎麼樣了？這解決是難

罷？」

南赫留道甫一點不懂，瑪麗，潘甫洛納在旁替他解釋，他所說的三個物體是個著名數理的問題，指出日，月，地球三體的地位，現在克里祖甫拿來比方南赫留道甫，喀瞿莎和西蒙生三人的關係。克里祖甫點頭，表示瑪麗，潘甫洛納替他的笑話解釋得很對。

南赫留道甫說道：「這解決於我沒有事。」

瑪麗，潘甫洛納問道：「你得着我的信了麼？你肯出力麼？」

南赫留道甫答道：「自然了。」他看見克里祖甫臉上露出不悅貌，他就回到他的馬車坐着，兩手按那大車的邊，岸上，當路過道上深轍處，他的手很爲震動，所以他的車先跑過這大隊，大隊裏雜着灰色的汗衫，羊皮袴，鐵鏈和手鐐，在路上，一長條，點着四分三的里地。南赫留道甫在路對面看見喀瞿莎的藍頭巾，維拉，德赫滑的黑外衣，和西蒙生的線帽，白絨襪，如同芒鞋似的綁着。

許多布帶子。西蒙生在那兒同婦女走着，討論着正熱鬧呢。

當他們看見了南赫留道甫，他們都向他鞠躬，西蒙生作莊容高舉着帽子。南赫留道甫沒有話可說，就不叫車夫停了，所以不久就走在他們前面。路上又平一點，那車夫趕着馬，跑得很快；但常時要躲開那重車所壓的深車轍，讓全隊的大車走去。

那條深車轍的路經過松樹的密叢林裏，雜着樺樹和矮松在裏面，尙未凋落的黃葉反照着很亮。南赫留道甫那時出了松林盡頭，已經過了罪犯全隊的一半。現在路的兩旁都是寬遠的田地，遠處看見僧廟的十字架和圓頂閣。雲都四散了；天氣很晴；早日光昇出松林上，閃閃地射在黃葉，冷水潭和僧廟的鍍金十字架和圓頂閣上。右面山頂在黑藍天色裏漸漸照耀着白起來。那車進了一個大村。村中街上走滿着居民，有俄國人，也有別國人，戴着奇怪的帽和衣服。醉酒未醒的男女擁擠着，圍着茅屋，酒店，和大車旁唱唱的談話。大

鎮離這村很近。

那車夫用手一拉向馬背的右面鞭了一下，他坐在右邊，好把馬韁擲在右面，加力趕得快，一直奔到河邊的木筏處。那木筏正向他們撐行來，已經到了河水的中流。大約有二十輛車等着要渡過河去。南赫留道甫等了不久功夫。那木筏盡力到了上流的岸邊，就順着流水，一溜兒就到了下流岸邊。

那高身，靜默，寬肩，有力的木筏手穿着羊皮，那時把繩索向岸一拋，他那老練的手旋泊了他的木筏，送上面的車登了岸，又去渡對岸等着的車輛。全木筏上滿着大車和許多見水驚動的馬。那急流的寬河水激濺着繩繫在碇泊岸邊的小船面上。那木筏已經滿了，南赫留道甫的車和脫駕的馬都在上面，緊擠着木筏的一面，在人堆裏站着，那時木筏手挺立在進路處，岸上許多人看見沒有地方，求他讓步登筏，但他不理，解開了繫繩，順流一直下去。

在木筏上，人都靜着無聲；祇聽見木筏手的皮靴聲，和驚馬的蹄踏聲。

第二十一章

南赫留道甫站在木筏邊上，看着那條寬河。兩幅畫印起在他腦子裏。一幅是那因怒將死的克里祖甫搖着他的頭，一幅是喀瞿莎沿路上在西蒙生身旁傲然步行着。第一個感想，是關於克里祖甫，他並沒有預備死，而眼看就要死，使他生了一種煩悶憂愁的感想。第二個感想，是於喀瞿莎，她很有精神得了像西蒙生這樣男子的愛情，找着了一條真正，堅實的真理道路，應當在他心裏很喜樂，不過在南赫留道甫的心始終有一陣不能戰勝的深感想。

一個大銅鐘的浪聲從大鐘裏傳到這兒。南赫留道甫的車夫站在他旁邊，還有其餘人站在木筏上，都高舉着帽子，自己恭恭敬敬的劃十字祈禱，——祇有一個矮身蓬髮的老人靠在木柵傍站着，沒有祈禱，南赫留道甫以前沒有注意他。那人自己並不劃十字，只抬着頭，呆看着南赫留道甫。那老人穿着一件破補的外衣，布褲，和一雙補了又破的鞋。他背上背着一個小包袱，頭上

戴着皮毛破露的高帽子。

南赫留道甫的車夫戴上帽，整理一下，向那老人說道：『你爲什麼不祈禱，老頭兒？你領洗過麼？』

那衣衫襤褸的老人，決然抗聲，一字一字問道：『誰是我所要祈禱的？』
那車夫作衰萎貌說道：『爲誰？自然爲上帝？』

『那末請你趕快指給我看，他在什麼地方——這位上帝？』

那老人的形色裏，彷彿帶了莊重嚴肅，使得那車夫心覺要對付那強硬直心的人，倒有一點羞恥；但他想不露出來，不好意思不發一聲，又不要在大衆注目之下丟臉，所以脫口說道：『在什麼地方？自然在天堂裏？』

『那末你到那兒去過麼？』

『不管我去過沒有去過，反正人人都知道一個人必須要祈禱上帝的。』
那老人的眉毛上很莊重的一皺，極急的說道：『沒有一個人，在無論什麼』

時候曾看見過一次上帝的面。那個獨生子在聖父的胸懷裏，祇有他宣傳了聖父。」

那車夫把他馬鞭的柄推進在他腰裏，把一匹馬的駕馬具安放一下，說道：「這末說起來，你一定不是一個基督徒，是崇拜洞穴者。你要向洞穴祈禱。」

一個人笑着。

一個中年人站在傍邊，他的車旁，問道：「你的信仰是什麼，老頭？」

那老人依舊決然快說道：「我一點沒有信仰，因為我什麼人都不信——除了我自己，沒有人了。」

南赫留道甫插語問道：「你怎麼能信你自己呢？你或者也有錯處的。」

那個老人搖頭仍然抗聲道：「我一生沒有錯過。」

南赫留道甫問道：「那末爲什麼世界上有不同的信仰呢？」

「這正都因爲人類要信任別人，而不信任他們自己，所以有不同的信仰。」

我以前也信任別人，所以把我自己彷彿落在濕澤裏——把我自己失了，所以我沒有希望救我自己出來。那般舊信仰派，新信仰派，猶太莎派人，赫利斯蒂派人，波波甫西派人，和非波波甫西派人，亞甫斯特列克派人，和斯哥疵西派人——每一種信仰祇想誇揚他自己，所以他們都像小瞎狗似的爬伏在下面。世上有許多信仰，但他們的精神是一個——在我裏，在你裏，和他裏，祇有一個。所以若人人信仰自己，一切可以聯合起來；人人是他自己的個人，就一切都合爲一體。」

那老人高聲說，時常四面的看，明明要聽見他話的人越多越好。

「那末你主持這個信仰好久了嗎？」

「我嗎？好久了。自從他們苛待我以來，已經二十三年了。」

「苛待你！怎麼樣？」

「好像他們苛待基督，他們也苛待我。他們捉我去，帶我到公堂前面，教士

前面，法律師前面，發列賽人前面。他們有一會把我放在瘋人屋裏；但他們拿我沒法，因為我是自由的。他們說：「他叫什麼名字？」我想我自己要叫一個名字。但我並沒有給我自己一個名字。我把什麼都棄掉了；我沒有名字，沒有住址，沒有國家，沒有「沒有」。我就是我自己。「你名字叫什麼？」「人。」「你多大了？」我說，「我不數我的年數，也不能數他，因為我以前也是我自己，我以後也要是我自己。」「誰是你的父母？」「我沒有父母，祇有上帝和母親。」「地球。」上帝是我的父親。「那末皇帝呢？你承認有皇帝麼？」他們要這樣說。我就說，「爲什麼不呢？他是他自己的皇帝，而我是我自己的皇帝。」他們說：「你談他有什麼好處？」我說：「我沒有叫你同我講話。」所以他們就苛待我了。」

南赫留道甫問道：『那末你現在到那兒去？』

『到上帝引我的地方去。我能够找着工作，我就做工。若我不能找出，我就求。』

那老人看見那木筏快到岸邊，就止着不說，四面看着旁聽的人，作洋洋得意的態度。

南赫留道甫拿出錢袋，給那老人幾個錢，但他拒絕着說道：『我不受這種東西；麵包，是我要受的。』

『那末好了，請你饒我。』

『沒有什麼事要饒恕的，你不要氣我，不能氣我的。』說時，把他拿下來的包袱，依舊背在背上。

不久，驛車已經上了岸，馬駕上了。

南赫留道甫付了那黑色木筏手的渡費，又進了車裏，那車夫說道：『先生，我很奇怪你，會同他談話的。他不過是個無價值的游民罷了。』

第二十二章

當他們上了岸頂，那車夫回頭看南赫留道甫，問道：『要我趕到那個旅館

裏去？」

「那一個是頂好？」

「沒有比西比利亞旅館再好的，不過杜哥甫旅館也不錯。」

「你要趕到那一個，就去好了。」

那車夫又坐在旁面，趕得極快。那鎮跟別個鎮相彷彿。那同樣的房屋，也有方格的窗，綠色的屋頂，同樣的禮拜堂，同樣的店舖，在大街上的商家，甚至於那同樣的巡警。祇有不同的，就是差不多所有屋室都是木蓋的，街上都不鋪磚石。那車夫在一條大街裏一個旅館門前停着車。但那兒沒有空屋子，所以他又趕到別個旅館裏。在這兒旅館裏，南赫留道甫，在兩個月以後，纔又找得一間他以前住慣的清潔安樂地方。雖然他進去看的屋子，很簡單，但他周旋了兩個月的驛車，村棧，和獄站，他在這屋裏已經覺得舒服多了。他的第一件事就是要除去那些虱子，因為進獄站一次，就得了許多虱子，實在沒有法子去

他們。他打開行李，安置好了以後，就先到一個俄國浴室內。然後換了一套村中時服——一件極出客的套衣褲子，上面都有摺痕，一件單衣，和一件大衣——去拜訪這鎮中的省長。那守門者叫了一個車夫，那車夫有一匹肥健的克爾菲名馬，那輛車不久把南赫留道甫送到一宅大房的大門前，前面站着哨兵和一個巡警。那屋子前後面都有花園，裏面白楊樹和樺樹的無葉樹枝，夾雜着密而黑青的松杉樹。那省長那時不舒服，所以不見客，但南赫留道甫叫那僕人把他的名片再拿進去，後來那僕人出來恭敬答道：『請你進去。』那大廳，那僕人，傳令官，樓梯，跳舞室，油亮的地板，跟聖彼得堡裏的裝式大約相仿，不過比較上更為虛飾，更為骯髒不潔。

南赫留道甫被請進入內室。

那省長是一個胖腫，煙形鼻的熱心人，額前頭核巍然起，眼下也有眼處，一個禿頭，他圍着韃靼絲製睡衣坐着，吸着雪茄煙，從銀壺裏倒出一杯茶來。

他說道：『你近來怎樣，我的先生？恕我穿這件睡衣；這比我不接見你好多了。』說着，把睡衣蓋着他的肥脖子，一直縮到頸項。『我現在不十分好，但不要出去。你從遠鄉來，帶什麼消息？』

南赫留道甫說道：『我近來同那罪犯全隊旅行，罪犯裏有一個人，與我有關係。所以我到你省長這兒來，一半是爲那一個罪犯，一半爲別的事情。』那省長又吸了一口，喝一杯茶，把那煙頭擲在白雀石灰壺裏，他兩隻狹窄眼睛定看着南赫留道甫，坐下莊色靜聽，只有一次插他的嘴，因爲要給他一支煙。

那省長是個軍人中受教育的，他信那自由仁慈的眼光能够穩固他們地位的。但他的天性忠厚聰明，他不久就覺出這二者那種眼光和他的地位實在不相容的。所以他不管他所處地位的不稱合，他就把自己荒廢，養成了喝酒的惡習慣，他在軍界很佔勢力的人，現在因爲三十五年軍務以後就成了

瀉酒，變了醫生所謂『醇酒病的人』。他肚裏裝滿着酒精，所以他稍微喝一點酒，就要大醉。可是雖然痛飲是他所一日不可離的——他不喝酒，不能活——因此每夜要酩酊大醉，然而他仍然沒有發酒話，狂談的。若是他能說狂談，他就不會成這樣的，一定認他是很聰明，因為他所處的重要高位，勢必要說些瞎話。祇在今天早晨，就是南赫留道甫來見他的時候，他是個很有理性的人，能明白向他說的話，常常拿他所最喜朗讀的一句格言：『他是酒醉，但他是聰明，所以他兩方面都喜歡。』長官們知道他是個醉漢，但比別人受了很多學問教育，——雖然嗜酒時候他的教育已經停了，——他很勇敢，很敏捷，雖然醉時也露出他的才幹，所以被推舉在如此衆大如此負責任的地位。

南赫留道甫告訴他說，他所關係的是一個女人，她被刑罰得很冤枉，還有一張訴呈已經爲她送到皇帝那兒去。

省長說道：『是的，以後呢？』

『我得了允准在聖彼得堡裏，關於她命運的新聞，遲不出這個月，就送給我，而到這地方——』

省長伸着手，用他幾個短粗的手指向桌上，按了一下鈴，依舊看着南赫留道甫，吸着煙，高聲的咳嗽。

『所以我要請你允准這個女人可以留在這兒，等到她訴呈的答案來了這兒。』

那僕人，軍裝的傳令兵，進來。

省長向傳令兵道：『去問問安娜，維西耶娃起來沒有。再拿點茶來。』又向南赫留道甫道：『是的，還有什麼？』

『我第二個請求，是關於一個政治犯，他在那全隊裏。』
省長詫異搖首道：『這件事！』

「他病的很利害——將死了——他或者留在這兒醫院裏，所以政治女犯裏面有一個女人要同他在一塊兒，好服侍他。」

「她於他沒有什麼關係嗎？」

「沒有，但若她一定要與他有關係纔能得允准，那末她情願先嫁給他。」
省長閃閃的眼光釘在他對談的客身上，他的神氣像要他不成功一般，靜聽着，不歇的吸煙。

南赫留道甫說完後，省長從桌上拿着一本書，把他手指用舌頭一舔，極快的翻着書頁，找着關於婚姻的一條法律，一面讀下。

省長眼看着書，問道：「她被審決的什麼刑？」

「她嗎？罰苦工。」

「好了，那末，罪犯被判決後的地位不能以婚姻而變好的。」

「是的，但——。」

「恕我失禮。就是一個自由人要同她結婚，她也必須得做她所審決的事。在這種情形時候，那問題就是，他們兩人的罰刑，誰的是較重些，她的呢，還是他的？」

「他們兩人都罰苦工。」

「很好；那末他們兩人雙方不喫虧，」說時，一笑。「她同他所被判的一樣，祇是他現在病了，他可以留在這兒，自然他所當受輕刑的地方，一定要給他的。不過至於她，就若是嫁給了他，也不能同他留在這兒。——」

那僕人喊道：「太太正在喝咖啡。」

省長點一下頭，又續道：「雖然如此，我一定要想一想。他們兩人名字叫什麼？請你寫下來。」

南赫留道甫寫下他們的名字。

南赫留道甫請允准，是那將死的人，但省長回答說道：「我又不能做到。自

然我並不疑心你；不過你爲他和別人出力，都有利益，你有了錢，而我們這兒做什麼事都要的是錢。他們告訴我：『丟掉那賄賂錢。』但是什麼人都受賄賂。叫我怎麼能丟開賄賂呢？他們的地位愈低，愈想受賄賂。在這三千多里地方裏誰能找出一個不受賄賂的？在那地方，每一個官吏，都是一個小皇帝，正跟我現在在這兒一樣。』說着，微笑。你或者進去見過那些政治犯了：你給了錢，你就能進去，是不是？』說時又一笑。『這話真不真？』

『是的，真是。』

『我很明白你所做的事。你憐了一個政治犯，你願見他。但那檢查官或是衛兵受了你這一筆，因爲他祇有四十哥幣他有一家，他不得不受那錢。這是於他和你的情形，而我現在也應當照你同他那樣的辦法。不過在我的地位，我自己不能承認說要離法律上的文字一寸，可是正因爲我也是一個人，我也被惻隱心所感動的。我是刑事部裏一份子，我被推舉在地位上，有一定的

事做，而這些事一定要做到……好了，這樣一來，我應當做的事已經完了。現在讓我們聽聽那邊大城裏是什麼一種情形；」那省長一時問，一時自己訴說，一方面要曉得外面的情形，一方面要顯出他自己的智識和人道主義。

第二十三章

那省長臨離別南赫留道甫的時候，問道：「那末你現在住什麼旅館裏。在杜哥甫旅館嗎？呵，那兒真是可怕的地方。在五點鐘到這兒來，同我們一塊兒喫飯。你會說英國話嗎？」

「是的，我會。」

「那正撞巧了。你知道，一個英國旅客剛到這兒來。他來研究交通問題，調查西比利亞的監獄。好了他在今天晚上來同我們食晚餐，所以你一定要來見他。我們在五點鐘喫飯，我的內人很守準時候的。那時我一定要給你一個回答關於那女人和病犯的兩件事。或者能够留一個人陪着他。」

南赫留道甫告別了省長，坐車到郵局去，自己覺得心裏異常的激發活潑。那郵局是一間低圓頂的屋子。幾個郵員坐在櫃檯後面，極忙碌的收發信件，前面一大堆人擠着。一個郵員彎着頭坐着，在許多信件上打郵印，他很靈便的翦下信上箋條。南赫留道甫沒有等了好久時候，他把自己名字說出來後，立刻把所有郵與他的信件都拿上來。信件很多：幾封信，還有錢和書，最近日子是一封『歐洲信局』來的。南赫留道甫拿着所有物件，走到一個木橈旁，橈上坐着一個兵，手裏拿一本書，等着，南赫留道甫坐在他旁，細看他的信件。裏面有一封掛號信，信面極講究，鮮明郵章的紅色漆印。他破了漆印，看見了公署信紙上寫着由賽列寧寄來，他臉上倒湧上一陣紅血潮，但他心裏很靜。那是喀瞿莎訴呈的答案。回答來的什麼話？一定不會否認罷？南赫留道甫急忙注目那信紙上，信上的字非常小，很重，很彎斜的。他看完了嘆一口氣，放心下去。那訴呈已經完全成功了。

賽列寧信上寫着：『親愛的朋友，我們第末次談話，使我印着一種深感。你那時對於瑪司洛娃的事，非常正當。我已經把這件情形，反復小心的考查一遍，現在就看出那加臨於她的苛刑實在不公平得利害。救她一着，祇有這訴呈一個方法，而你已經設法了。在檢查詳情的時候，我盡力從中幫助，現在奉上赦罪佈狀一紙。你的姑母，伯爵夫人卡答隣，伊溫諾夫納給我這地址，我就把這信寄給你。這公文的原文已送到她被囚審問的地方去，或者不久可以到西比利亞地方廳去。我匆匆送給你這可喜的新聞，願極摯的握你的手——你的僕賽列寧。』

那公文上寫着：『總公署爲接檢訴呈事註明皇上宮址。這兒底下寫着日期和各種官吏名稱。』總公署長接檢訴呈，奉遞皇帝陛下，爲命通照町女葉卡答隣，瑪司洛娃，得批該町女忠訴一事，恩賜特赦苦工罰刑，調換遣發西比利亞附近村鎮。』

這真是可喜且重要的消息。所有南赫留道甫爲喀瞿莎希望和也爲他的，都臨來的。現在她的新地位一定有很繁雜的事發生。當她是個犯人的時候，同她結婚一事實不在不過是空想，一點沒有真實意思，除非他升了地位去輕免她的情狀。但是現在他們同居就沒有什麼阻礙了；而南赫留道甫自己並沒有預備有這件事發生。再說她與西蒙生發生什麼關係？她昨天所說的話是什麼意思？如果她答應跟西蒙生結婚，是好還是壞？你不能不提出這一切問題，不能不思索這些事。他想到：「從此以後能够百事解決了。我現在不必想他，但我要送給她一個好音，愈快愈好，救她出來。」他想這張公文的抄文就發了，所以他離了郵局後，吩咐車夫一直趕到監獄去。

雖然他並沒有受着省長的命令，在那天早晨到監獄裏去，但他經驗上知道雖長官不允准他進獄內，也可以在屬下人裏運動，很容易進去，他現在要進獄裏，因爲他要給喀瞿莎送喜信，或者就此使她自由，同時去問候克理祖

甫的病狀，再去告訴他和瑪麗，潘浦洛納早晨同省長所談的一番話。

那監獄檢察官是一個高身莊嚴的人，他嘴唇角邊彎着兩條鬚鬚。他接見南赫留道甫非常嚴肅，直爽的告訴他說，他若沒有省長特別的命令，他不能允准一個外人進來候見罪犯。南赫留道甫說他就在省城監獄裏也被允准面見罪犯，但那官答道：『那或者是真的，但是我不能允准。』他的聲音變一點。『你們城裏紳士或者要看我們很驚異疑惑，但我們在西比利亞東部也知道有法律，或者也能教教你們。』

就是那從皇家總公署內來的公文抄文都不能動那檢查官的心。他專斷的抗拒南赫留道甫入獄門一步。南赫留道甫純朴的說他手中的公文足能使瑪司洛娃自由，但那官祇是微笑向着他，正式說獄裏無論什麼人被釋放自由，必得經總官直接命令方可有効。他祇有一件事可以成功，就是請那官傳達瑪司洛納，說她不久可以赦罪，若他總官來到免罪執照，她立即可以出

獄，決不延遲一點鐘。那檢察官並不肯說一點克里祖甫的情況，說他不能告訴出來，究竟獄裏有這一個罪犯沒有。南赫留道甫知道以後沒有好話，就走進車中，回到旅館去。

那檢查官的如此嚴禁，是因爲罪犯又加了一倍，因此獄裏發現了一種瘟疫傳染病。那車夫在路上趕着車時候，說道：『每天真有一大堆人死在牢獄裏。一種瘟疫傳染了他們。一天差不多要埋二十個死犯呢。』

第二十四章

南赫留道甫雖然在獄門前沒有成功，但他心裏依舊精銳前進，一直去見省長，去看看那爲瑪司洛娃的公文原文到了沒有。原文還沒有到來，所以南赫留道甫又回到旅館裏，急忙着寫給賽列寧和辯護人幾封信。他寫完了，看了一眼他的錶，知道要到省長宅內喫飯的時候到了。

在路上他心裏又想喀瞿莎怎樣接受她被免罪的喜信。她以後要住在那

兒他怎麼樣同她住在一處？於西蒙生怎樣了？他與她有什麼關係？他記得她心裏又已變了，因此他又想起她以前所做的舉動。

他想到：『現在我一定要把他忘了。』他盡力把她的影丟掉腦子外。他又自言自語道：『時候到了，自然會知道的。』那時又想他應當對省長所說的話。

省長家裏的晚餐異常奢華，南赫留道甫以前喫慣的，也是富家和長官們所常有的，於南赫留道甫極其心悅，因為他不但好久沒有這樣奢華，而且連極平常的享用都沒有。這宅裏的女主人是一位聖彼得堡舊派的貴族夫人，是以前在尼哥拉斯第一皇宮裏一個寵宮女，她說法國話很自然，俄國話倒很不自然。她直挺着胸，她的手動時，她肘節緊貼着胸部。她服侍她丈夫，很心靜的，稍露出憂容。她接待賓客，雖然見人行事，都非常的不慇懃周到。她對待南赫留道甫彷彿是自己人；她那幾句巧言細微的恭維話使得他又提醒了他

的道德心，令他心滿意足。她讓他覺出，她知道他到西比利亞來，是專爲熱誠救人的，並且說他是異常人。這種巧言媚語，和這省長宅裏的精緻奢華，使赫留道甫感想起以前的享樂，受用那美飾的房屋，細花的碗盆，同自己階級裏的受教育人談話的舒服快樂，所以他覺出上三個月所經過的境情真彷彿一場迷夢，現在方醒起的一般。

除了這些家眷——省長的女兒和她丈夫，和一個中將——以外到席的還有一個英國商人，採取金鑽的，和一個遠處西比利亞小鎮的鎮長。所有席上人彷彿都叫赫留道甫歡喜。

那英國人是很健壯，紅臉色，他說法國話很壞，但他本國話的口氣非常好，很能激動人，他所眼見很多，他說美國，印度，日本和西比利亞的風俗，是很有趣味。

那青年商人專研究金鑽，一個農夫的兒子，穿着英國製的夜衣，襯衣上有

金剛石的鈕釦；他自己有個很好的藏書室，很情願服務人道的工作，主持新歐自由的觀念，這個人很觸起南赫留道甫的歡心和注意，因為這却是新式歐洲文化教育施加於健壯不教化的農夫的一個好模範。

那西比利亞遠鎮的鎮長是省政府的副顧問，他有一次在聖彼得堡城裏同乘客作過長談話，那時南赫留道甫也在內。這鎮長很圓胖，極稀的鬚髮，青色的眼睛，謹慎保護的白手，手指上套着幾個戒指，和一副快樂的笑容；他的下身很寬大。這宅的主人很看重這位鎮長，因為他處在四面受賂的官僚中，他獨不坐賄賂。那位女主人也很看重他，因她很喜歡音樂，她自己是一個極好的彈鋼琴家，而同時這位鎮長是個好音樂家，常常同她兩人合奏。南赫留道甫是個好心腸的人，雖然他知道那鎮長的罪過，也並不心中不悅。

那活潑有力的中將，他下領有灰青的鬚根，他常服侍得周到，南赫留道甫很喜歡他的馴善性。而那一對青年配偶，省長的女和她丈夫，是最使南赫留

道甫信那女是個素臉直心的少婦，她傾心愛護她兩個孩子。她那以前所愛的——同父母奪爭多時而方始結婚的——丈夫是個自由黨人，他在莫西科大學很出名，在政府官吏裏，算是一個節制，智慧的少年人，他從事統計戶口事業，最注意的是本鄉種族，他很費心機去調查，希望救那些將死的出來。席上的主客對於南赫留道甫都不但和藹，注意，而且顯明是很喜歡親近他，看他是一個有趣味的新客。那省長穿着軍服，和他的白色十字徽章，正進來喫飯，稱呼了南赫留道甫一聲朋友，就請賓客們坐下。几桌旁喝了一杯啤酒，和提起他們口味的東西。那省長問南赫留道甫自從他早晨別後做了些什麼事，南赫留道甫告訴他說，他在早晨所說一個罪犯的罪行已經可以赦免，並且又請允准進獄。

那省長在喫飯時候聽見這種事，自然不悅，皺着眉，不作一聲。

那英國人剛坐在桌旁，省長向他問道：『要一杯酒罷？』

英國人喝了一杯，他說他要去禮拜堂和工廠，又願參觀那著名的遺行監獄。

省長向南赫留道甫道：『哦，那正湊巧。你們兩人可以一同去。』他回頭向那中將道：『給他們兩人一張執照。』

南赫留道甫問道：『你在什麼時可以去那兒？』

那英國人答道：『我想在夜裏去看那監獄。他們全在屋裏，並沒有什麼預備；你就可以看出他們的真正狀況了。』

省長說道：『啊，他要鄭重其事的去看他們嗎？讓他去看罷。我已經寫了一個報告了——不過他們並不留意。所以請他們再去看一看外國的報紙。』說着，走向食桌旁，那女主人就替賓客們指他們的坐位。

南赫留道甫坐在女主人和那英國人中間。對面坐着省長的女兒和那政府的副顧問。食時衆人都談笑了一陣，然後各人相對談心。那英國人先講的

就是對於印度的事；又講到東京遠征隊，這件事省長極端不贊成；又談到西
比利亞的無處不受賄賂，還有各地的腐敗狀況。所有談的題目，南赫留道甫
都不很經心。

食完後，喝了咖啡，南赫留道甫，那英國人和女主人三人又談到一件四輪
馬車的有趣事情，南赫留道甫倒發了很多意見，旁邊人很注意的聽着。那時
南赫留道甫已經喫了一頓好飯，喝了好酒，坐在安樂椅裏，同那般溫和貴族
的人談話，覺得愈歡喜多喝咖啡。那女主人爲英國人所請，就同那位副顧問
走到鋼琴旁，兩人同彈那『白曹文第五樂譜』的歌，南赫留道甫心裏極
爲暢快，因爲他好久沒有享受這種清福，彷彿他現在剛知道他本來是個貴
族人。

那大鋼琴是很精製，樂譜也編得極合調。至少南赫留道甫要說是合調，因
爲他知道那樂譜，並且很喜歡他。聽着那陣徐徐奏來的音節，他覺得他鼻子

裏發癢，他很爲觸動他的善心。

南赫留道甫謝謝女主人這頓他好久沒有喫着的美食，剛要告別出去，忽然他的女兒決然走到他身旁，臉一紅，說道：『你問我那兩個孩子；你要見他們嗎？』

她母親說道：『她總想什麼人都要看她兩個孩子。』說時，笑她女兒的不知趣；『侯爵不是什麼事都歡喜的。』

南赫留道甫心中很爲這母親的天倫快樂所感動，說道：『正相反，我很歡喜。請你讓我見見他們。』

省長坐在一張牌桌旁微笑着，看他的女婿，那採金鑽者和那中將。他那時喊道：『她要帶侯爵去看她的小孩去，去罷，把他們抱着看看。』

那位少婦現出心慌，想着對她的孩子一定有一種批評，就急忙的跑進內室，後面跟着南赫留道甫。在第三間大屋裏，白紙糊着牆，點着一盞保險燈，屋

裏放着兩個小孩搖床，一個披着白色披肩的保姆坐在兩個床中間；她帶着和氣真實的西比利亞人臉面，寬頰骨。那保姆站起鞠了一躬。那母親到第一搖床旁，低着頭，床裏一個兩歲的小女孩，開着嘴，靜悄悄睡着，她的長捲髮蓬散在枕頭上。

那母親遮好一條白藍的線製被衾，底下一支小白脚伸出來，她說道：『這是開蒂。』

『她不好看嗎？她只有兩歲大，你要知道。』

『真美！』

『這是滑蘇克，是他祖父起的名字。臉面真不同。一個西比利亞的孩子，他像不像？』

南赫留道甫說道：『好孩子。』說時，看那小胖孩彎頭睡着。

那母親說道：『是的。』她含意的一笑。

南赫留道甫那時又想起那鐵鏈，拳打傷的頭，爭打和淫蕩，那將死的克理祖甫，喀瞿莎和她以前的一番事；他那時覺得悔恨，情願有他在這兒所看見的樂境，乃真正潔純的樂境。

他讚美那兩孩子了好幾聲，那母親滿意醉心的笑着，不久，南赫留道甫跟着她進了休息室，那兒那英國人正等着他到他們所約的監獄裏去。那英國人和南赫留道甫向幾個主人，老的和少的，告別了後，一同走出大門。

那時天氣變了。白雪正在大塊紛紛的落下來，已經蓋密着路屋，花園裏的樹，大門的石塔，車的頂篷，和馬的背上。

那英國人自己有馬車，南赫留道甫告訴那馬夫趕到牢獄去，就叫了他自己的車夫，坐進車裏，心中層層想他已經成功了他所不悅心的責任；那車輪在雪上徐徐轉着，跟着那英國人的馬車，一同趕去。

第二十五章

那黑暗牢獄，門前站着哨夜兵，路口掛一盞燈，外面襯着無處不有的，清潔皓白的雪，——門廊，屋頂和牆——旁邊再有一長排點着煙的窗口，現在所得的感想比那早晨還沈悶得多。

那莊嚴的檢察官走出大門，在燈光下讀那南赫留道甫和英國人得來的執照，讀完後，一竦肩作驚訝狀；但他很服從的請那兩位訪客跟他進去。他領着他們經過場院，又走進門，往右一拐，上樓梯，入一間公事房。他請他們坐下，問他們有什麼事要叫他做的；他聽見南赫留道甫要立即見罪犯瑪司洛娃，他吩咐一個獄吏進去帶她出來。然後他自己預備回答那英國人所問他的種種題目，南赫留道甫在旁邊當做翻譯員。

那英國人問道：『這所監獄可容多少人現在監禁在裏面的有多少？……多少男人？……多少女人？……兒童呢？……多少犯被罰在鑛裏苦工？……多少遣發出去的？……病犯有多少？』

南赫留道甫翻譯那英國人和檢察官的話，一點不注意他們話裏的意思，他心裏總跳上跳下的想，這個時候却是悲喜關頭的時候。當他正在翻譯一句話中間時候，聽見前來的脚聲，那公事房門開了，一個獄吏進來，後面跟着喀瞿莎（以前幾次都是這樣）他看見她頭上繞着頭巾，穿着犯人服，他心上不覺亂跳起來。

『我要生活，我要家室，兒女，我要人類的的生活。』這些思想，當她快樂低頭進屋的時候，登時在他的心裏湧出。

他站起來，走前一步去迎接她，但她臉上現出對他冷淡不悅的態度。現在又如同上次她痛責他時候這副神氣一般。她臉忽而紅，忽而白，她手指用力扭着犯衣角；她看他一下，又低頭垂眼着了。

『你知道赦罪的命令下來罷？』

『是的，那獄吏告訴我了。』

『所以等到那公文原文一到來，你就可以出來。打算在什麼地方去住。我們要估量估量——』

她急忙插嘴道：『我有什麼可估量的？西蒙生到什麼地方去，我就跟他到什麼地方去。』

雖然他現出驚慌，但她舉眼看着他，又快又清楚的說出這句話，彷彿她早就預備着說了。

『真的！』

『賈特米脫里，伊溫諾維慈你知道，他要同我住在一塊兒……』她突然不說，知道說錯，趕緊更變道：『他要我親近他。我能够再想求什麼？我一定把這件事看爲我終身的快樂。還有什麼爲我的……』

南赫留道甫想道：『不是那樣，便是這樣。或者是她已經心愛了西蒙生，所以不願做我意像中所求她的犧牲，或是她還愛着我，但與我名譽有關。索性

嫁給西蒙生，完全把那船燒盡，斷了我的一線希望。」因此他覺得很羞恥，也知道自己現在臉紅了。

他問道：「那末你，你自己，心愛他麼？」

「心愛，或不心愛，這有什麼關係？我早就把那愛心棄掉了。而他，西蒙生倒是個異常的人。」

南赫留道甫說道：「是的，自然了。他是個美少年，而我想——」。

但她又攔止他，彷彿心怕他說得太多，或心怕她不應當全說出來。

「不，特米脫里，伊溫諾維慈，他一定要饒恕我，因為我沒有答應你所心願的。」說時，斜眼睨視着他。「是的，這實在是現在勢所必然。你也得生活着。」

她所說的，正是他在幾分鐘前自己所想的話。但他現在不再想了，他所思索所感觸的，大為不同。他現在失了她，達不到目的，他不但含羞，自然也難過。

他說道：「我以前真想不到這個。」

她笑道：「你爲什麼要住在這兒，喫苦呢？你喫苦也喫够了。」

「我並沒有喫苦。那時爲我的好處，若是我能够，我還情願續着服侍你。」

「我們」——她說出我們二字時候，舉目看着南赫留道甫——「我們什麼都不要了。你實在替我出力的事太多了。若是這樣出力不爲着你，……」她要說下去，她的聲音已經顫動了。

南赫留道甫說道：「但你無論如何不可以感謝我。」

她說道：「記悉有什麼好處？上帝要記念我們的。」說時，她黑眼睛裏水晶的，滿着眼淚。

他說道：「你真是個好女人。」

她揮着淚說道：「我，好嗎？」隨後臉上現出一陣含情的笑容。

那英國人問道：「你預備好了嗎？」

南赫留道甫答道：「一直就去罷。」他問她克里祖甫現在如何。

她支住着自己，慢慢把她所知道告訴他。克理祖甫身體很軟弱，已經送到養病院去了；瑪麗，潘甫洛納很爲心憂，要請允准，進養病院當個守護婦，但沒有准許。

她看見那英國人在旁等着，就說：『我好走嗎？』

南赫留道甫伸出手道：『我不願說出告別的話；我再要見你。』

她說道：『饒恕我。』她說話很低，他難聽出來。他們兩人的眼光相遇，南赫留道甫看她那斜視的眼睛和含情的笑容，知道她所說的決不是『再會罷』，乃是『饒恕我』。(註一)這兩句話，她都可以說，而實在她說的是第二句話。她真愛他，她想，若他同她結婚，實在破壞他的生命。她以爲，她同西蒙生相處，就

(註一)俄國話中『再會罷』(Прощай!)和『饒恕我』(Прости)兩語差不多可以相混。造字學上也相近，但南赫留道甫探出喀盟莎說話中的語氣。

可以救南赫留道甫出自由，她也覺得很喜歡，因為她想做的已經做好了，但是她要他分別的時候，她心裏異常覺得難受。

她緊握了他的手一下，急忙轉頭，離了公事房。

南赫留道甫要預備着走，但看見那英國人正低頭寫筆記，也不攪擾他，自己坐在牆旁木椅上；那時突然一陣極憂愁難過的感觸湧出他心上來。他覺得很疲乏，但不因為終夜未睡，不因為旅行受苦，也不因為驚訝激慌，乃是因為覺得他生活着實在乏味了。他靠着椅背，閉着眼，熟睡了一會。

那檢察官問道：『好了，現在你們要去看看那牢獄麼？』

南赫留道甫抬頭一看，很驚訝他會在這個地方。那英國人已經寫完了筆記，作出了一種態度，表示願意就去參觀牢獄。
南赫留道甫疲乏，冷淡，跟在他後面走去。

第二十六章

那英國人和南赫留道甫兩人同着檢察官走過號房，和腐敗奇臭的門廊下，他們所驚奇的就是那兒有兩個男犯正在小便，他們三人進入第一個獄房，有許多苦工犯監禁在那屋裏。犯人們已經躺在屋中央一塊床板上。他們都頭碰頭，身旁的亂躺著。差不多有七十個人。當那兩個外客入了屋，所有犯人都蜂然跳起，站在床旁，祇剩兩個人：一個害重熱病的少年人，和一個呻吟不能動的老人。

那英國人問這少年人病多久了。那檢察官答說那人早晨得的病，但那老人好久得了胃病，因為養病院裏人裝滿了，所以他不能搬去。那英國人搖頭氣憤着，說他要同那些人說幾句話，請南赫留道甫替他翻譯。那位英國人不但研究調查了西比利亞遣發地方和各處監獄，他又主持一種觀念，就是要宣傳那信主贖身的救世主義。

他說道：『告訴他們，說基督憐恤他們，愛痛他們，也爲他們死了。若他們信』

了這個就被救了。」他說時，所有罪犯都摺着手臂，靜靜站着。他又續道：「這本書指聖經，告訴他們，把這件事全告訴他們聽。他們有人會讀的嗎？」

能讀的有二十多個。

那英國人從手囊裏拿出幾本聖經來，於是有許多粗糙的手，又硬又黑的手指甲，從粗衫袖裏伸出來，向着那英國人。他在這個獄室裏放了兩本聖經。在第二獄室裏，也是這樣。同樣的骯髒空氣，同樣的窗間掛着怪像，門右邊放着同樣的水桶；他們全緊擠着並肩仰臥，他們也同樣的跳起，垂手直直的站着，——全站起，祇剩三個，兩個人是坐起着，還有一個躺着，也不看着那外出的人。這三個人都有病。那英國人又說了這套話，又放下兩本聖經。

在第三個獄室裏有四個病着。那英國人問爲什麼那些病人不躺在一間獄室裏，那管獄官說他們自己不願意，並且他們的病是不傳染的，醫生已經看過他們，所必須做的事都做好了。

一陣含糊的聲音說道：「他（指醫生）前天夜裏連脚尖都沒有觸過這兒。」那管獄官不去理那種聲音，又走到隔壁獄室裏。那門又開了鎖，衆犯全站起，靜站着，那英國人又放兩本聖經；第五間獄室也是同樣，還有右面和左面六間獄室。

他們從苦工犯裏走到遣發犯處去。從遣發犯，走到那些被公衆所流罪，和本人情願的衆犯人處。各處的人——冷，餓，懶，病，敗德，和久禁——都現出野獸般的狼藉。

那英國人給完帶來的幾本聖經，就不再給，也不傳道了。那不堪看的情形，還有那種觸鼻的空氣，把他的精力都壓下不去，他從這獄到那獄，一言也不作，那管獄官在每間獄室報告罪犯情況時，他祇說「是的」一句話。

南赫留道甫跟着他，彷彿在迷夢中，也不能拒絕不前去，又不能私自走開，一路上只是乏味失望。

第二十七章

在一間流犯獄裏，南赫留道甫看見有一個犯人，他非常詫異，就是那天早晨渡木筏時候所看見的一個怪老人。這個破衣皺皮的老頭兒，正坐在床邊地板上，赤着腳，只穿一件骯髒煤灰色的短衫，一肩上撕破個大孔洞，和同色的破褲子。他莊嚴詫異的-looking 那外客進來。他那消瘦身子，可以從他破衣洞裏看見，是軟弱得不堪，但他臉上，比南赫留道甫渡木筏看見他時候，還要莊重奮興。當那官長進了屋，這兒也同別處一樣，衆罪犯也都跳起直立，但那怪老人依舊坐着。他的眼睛閃耀着，眉毛皺着，作怒狀。

管獄官喊他道：『起來！』

那怪老人並不站起，祇是譏然微笑着。

怪老人指着那管獄官前額說道：『你的僕人們已經站在你面前了。我不是你的僕人。你抱着那官印……』

管獄官威嚇道：「什——什——什麼？」他向那人走前一步。

南赫留道甫急忙說道：「我知道這個人。他爲什麼要被捕？」

管獄官怒目看了怪老人一眼，說道：「巡警把他送到這兒來，因爲他沒有執照。我們叫他們不要這樣送人，但他們還是送。」

怪老人向南赫留道甫說道：「看你的樣子，也像是敵基督派裏一份子罷？」

南赫留道甫說道：「不，我是一個新旅客。」

「好，你看見過敵基督派怎樣踏殘人類麼？這兒，你看。他把他們鎖在牢籠裏，他們全隊人呢。人應當在眉毛上出了汗，纔去喫麪包。但是他（指獄官）把他們關起來，一點不做事，像豬似的餓他們，所以他們自然要變成野獸的。」

那英國人說道：「他剛說什麼？」

南赫留道甫把那老人痛罵管獄官捕囚人類的一套話告訴他聽。

那英國人說道：「問問這個人，他想人應當怎樣處置那些不守法律的人。」

南赫留道甫替他譯出這問話。

那老人切着牙，大笑。譏蔑着說道：「那法律麼？起初，「他」什麼人都搶奪去，專有地球上的一切，搶去人類所有權利——搶了去爲他一個人——殺死所有反對他的人，然後他就造出法律來，禁止別人的搶物殺人。他應當早一點造出這法律來。」

南赫留道甫替他翻譯。那英國人一笑。

「好罷，無論怎樣，問問他，究竟現在應當如何處置那些盜賊和殺人的人呢？」

南赫留道甫又譯那問話。

那老頭兒很莊嚴的皺着眉，說道：「告訴他說，他應當把那敵基督派的官印，從他身邊拿出來。那末他要知道，沒有盜賊，也沒有殺人的人了。這樣告訴他。」

當南赫留道甫譯出了那老人的話，那英國人說道：『他狂了。』把肩一竦，走出獄室，經過那黑地洞裏去。

怪老人說道：『你自己去做自己的事去，不要管別人家。每一個人爲他本身自己。上帝知道誰當罰，誰當赦，但我們不知道。打算你自己的主意，那末主意就不會少了。去罷，去罷。』說時，皺眉做出盛怒的狀態。南赫留道甫在獄室裏徘徊着，那老人閃眼看着他說道：『你還沒有看够那些罪基督派的僕人撒傳虱子於人類麼？去罷！去罷！』

南赫留道甫走出獄室，走到那英國人傍，那英人正同檢察官站在門旁，問那黑地洞有什麼用的。

『那是墓地。』

那英國人說了『唔』一聲，表示願意進去看看。

那墓地是一個尋常的黑地洞，不很大。一盞小燈，掛在牆上，淒涼的射光在

那堆着一牆角裏的行李和木頭四個死尸放在右面床板上。第一個尸身穿着一件粗布衫和裏袴；是一個高身小鬚的男犯，他的右面頭打傷着。那身子已經很挺直了，青色的手本來摺在胸部上，已經分開了；兩條腿也分離着，赤着的脚已挺伸了。在他旁躺着一個赤脚露頭的老女人，穿着白褲白衫，極稀的頭髮蓬着，一個勞苦黃色臉和高尖的鼻子。她過去就又是一個男犯，身上蓋着淡紫色的東西。這顏色激起南赫留道甫的記憶力來。

他走近看那尸身。

那兩條小尖鬚鬚向上捲着，那寬大合樣的鼻子，高出白色的前額，稀捲的頭髮——南赫留道甫記起這死人的熟面孔來，但不大信他自己的眼睛。昨天他看見過這帶怒的臉，很氣憤受苦的；現在已經安靜了，一息不動，非常的莊威。是的，這死身是克理祖甫，或者不說他的靈魂，他的身骸總還存在這兒。南赫留道甫想道：『爲什麼他要喫這苦？爲什麼他要活着？他現在已經明白

了麼？」但是始終沒有回答的聲音，死的已經死了，於是他心裏又難受起來，暈身恍惚。他並不同那英國人告別，就請管獄官領到場地裏，他那時覺得必需，需要夜裏一個人把以前所遇見的事，從頭至尾思索一遍，所以他坐車一直趕到他的旅館去。

第二十八章

南赫留道甫並不登床去睡，就在他室裏踱來踱去了好久。他爲喀瞿莎所做的從此完了。他並不出力的了，這都使他憂愁慚愧。他的第二件事，不但沒有做完，而且極攪擾了他，他想努力去做完他。他近來所眼看耳聞的這個可怕魔鬼，最甚的是今天在那黑暗監獄裏所目觸的這魔鬼——就是殺死了親愛的克里祖甫的魔鬼——掌握着一切，已經成功了，而他實在看不出能戰勝的機會，甚至於不知道怎樣去戰勝他。在他意像中，湧出了幾千幾百個敗身的人類，被那般冷心的將軍，執刑官和官吏們監禁在腥臭的牢獄

裏；他又想起那奇怪，自由的老人痛罵着那般官僚，因此認他爲顛狂，他看見那幾個死身裏，有克理祖甫的莊凜白臘的臉，因爲氣憤死了。他那時振作精神，發這個問題；是他，南赫留道甫，自己瘋了呢，還是那般做這種孽而以爲公正的人們瘋了呢，他用盡心機想着這問題的答話。

他踱步踱累了，坐在燈下沙發上，不意而然的打開一本那英國人送給他作紀念的聖經，當他進屋拿出袋中物件時候，擲在桌上的。

他想到：『有人說在這本書裏無論什麼地方都可以得着答話的。』說時隨意打開那本聖經，就讀馬太福音十八章一至四節：——『當時，門徒進前來，問耶穌說，「天國裏誰是最大的？」耶穌便叫一個小孩子來，使他站在他們當中，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若不回轉，變成小孩子的樣式，斷不得進天國。所以凡自己謙卑像這小孩子的，他在天國裏就是最大的。』」

他念到這兒，想起他以前自己謙卑時候，覺出生活的平安快樂，就說道：『

是的，是的，那話是真的。」

「凡爲我的名，接待一個像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使這信我的一個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這人的頸項上，沉在深海裏。」（馬太，十八章五至六節）

他想到：「這有什麼用的？——凡爲我的名，接待。」接待在那兒還有那句「爲我的名」是什麼意思？他自己問着，覺得這幾句話沒有告訴他什麼意思。「還有爲什麼一塊大磨石拴在他的頸項上？爲什麼沉在深海裏？這沒有意思；這不真切，不清楚；」他那時記起他以前生平也念過不至一次的福音，而現在連這幾行字就使他不清楚了。他又忽略的讀下第七，八，九，十節，裏面說，一定是他們來了，人類被丟在地獄的火裏，和天上的使者常見我天父的面，等幾句話。他想到：「這話一點不聯串，真可憐，不過還可以覺出有點好處在裏面。」

他往下讀道：「人子來的爲要拯救失喪的人。一個人若有一百隻羊，一隻走迷了路，你們的意思如何。他豈不撇下這九十九隻，往山裏去找那隻迷路的羊麼？若是找得了，我實在告訴你們，他爲這一隻羊歡喜，比爲那沒有迷路的九十九隻歡喜還大呢。你們在天上的父，也是這樣不願意這小子裏失喪一個。」——馬太，十八章，十一至十四節

他想到：『是的，他們喪失，並不是天上的父的旨意，而這兒他們幾千幾百的喪失。而沒有法子去救他們。』他又續着念。

『那時彼得得進前來，對耶穌說：「主阿，我弟兄得罪我，我當饒恕他幾次呢？到七次可以麼？」耶穌說：「我對你說，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個七次。」——

（馬太，十八章二十一至二十二節）

『天國好像一個王，要和他僕人算賬。纔算的時候，有人帶了一個欠一千萬銀子的來。因爲他沒有甚麼償還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兒女，並一

切所有的都賣了償還。那僕人就俯伏拜他，說：「主阿，寬容我，將來都要還清。」那僕人的主人，就動了慈心，把他釋放了，並且免他的債。那僕人出來，遇見他的一個同伴，欠他十兩銀子，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嚨說：「你把所欠的還我。」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說：「寬容我罷，將來我必還清。」他不肯，竟去把他下在監裏。等他還了所欠的債。衆同伴看見他所作的事，就甚憂愁，去把這事都告訴了主人。於是主人叫了他來，對他說：「你這惡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應當憐恤你的同伴，像恤你麼？」——（馬太十八章二十三至三十三節）

南赫留道甫突然高聲讚道：「那末只有這句話麼？」他身裏內心似乎作聲道：「是的，這就全了。」

南赫留道甫到那時心思大變，這正是那般求精神上生活的人所常有的。那種思想起先以爲是奇怪，似非而是，甚至於看作一種戲謔的，到後經過了

生活的層層經驗，把這種思想越打越深，就忽然間現出是最簡單最真實的
確事。這樣一來，他就明白那種意思，說是要救出人類所受災的可怕惡魔外，
只有一個方法，就是他們應當常常在上帝面前認自己爲有罪，藉此他們不
能罪罰別人，改獎別人。他更明白他在監牢獄室裏所眼見的一切可怕魔鬼
和那魔鬼所做惡行的辯護詞，實在是種根在人類的不可能試探：就是他們
自己本來是罪惡而要去改正別人的罪惡。敗德的人想去矯正別種敗德的
人，而他們以爲能用機械的方法去實行。而所得的結果就是那般窮乏貪婪
的人，以假冒的罪罰矯正別人爲職業，他們自己變成敗壞已透，而同時那些
他們所加刑的人也滔滔不已的敗壞下去。他現在已然看得清楚，他以前目
觸的一切恐怕事從何處發生的，和應當怎樣去掃除消盡他們。這個答案，他
以前所不能找出的答案，就是基督給彼得的答案。這就，常常寬容別人，要無
窮數的寬容每個人，因爲沒有一個自己不罪惡的人，故此也沒有能夠罪罰

矯正他人的人。

南赫留道甫想道：『不過確實不能這樣簡單。』但是雖然起先以為很奇怪，而現在他確確實實的看出這條真理，不但是那難問題的理論上解決。而且是實際上的解決。他以前常駁反的理論，就是『人怎樣去處置那些作惡的？——自然是不讓他們逃脫刑罰罷？』現在可是不再迷惑他了。這種駁反的理論或者可以有點意思，若是能證明那刑罰當真的能減少罪惡，或當真的能改善犯人；不過現在所證明的正是大反面，而且確實不是某種人的力量可以改良他種人，那唯一合理的事要做的就是去停止那些不但無用而且有害，敗德，暴虐的惡行。好幾百年來，人民都承認罪犯是要被處罰的。好了，那末那些罪罰消滅了麼？離消滅遠得多呢，他們的人數大為增加，裏面有被判罰而敗德的犯人，和合法的公犯——那般審判官，承發吏，縣知事和獄吏等——就是審判處罰他人的人。南赫留道甫現在明白那社會和萬百事物

存在着，不要去感謝那些審判處罰他人的合法公犯，乃是因為雖然他們有敗德陋俗的淘汰，而實在還是人類彼此相憐相愛的功勞。

南赫留道甫希望從福音裏找出這思想的確實證據，他就從頭念一遍。當他念到「登山訓衆」一節，他非常動心，他今天就看出那——初先認為不美感的空理想，專為浪費無用的要求——却是簡單，清楚，實際的規條，若是把他實用，出來真可能的事，足能建築一個完全新式驚人的社會生活，在這裏面不但可以使南赫留道甫以前所驕傲的威勢無形取消，而且那人類所能享受的最大幸福——天國行在地上——可以到了。

那些規條裏有五條——

第一規條是馬太，五章，二十一至二十六節（一個人不但不可殺人，而且甚至於不應當向他弟兄動怒；不應當罵人是無用的，『拉加』(Raca)；若他想起弟兄向他懷怨，他就應當誠心把禮物留在壇前給上帝；就是在祈禱時要

悔罪。

第二規條是馬太，五章二十七至三十二節一個人不但不可姦淫，而且甚至於不應當看見婦女就動淫念；若他已經同一個婦人相處，他就永不應當休凌她。

第三規條是馬太，五章三十三至三十七節一個人永不應當自己背誓。

第四規條是馬太，五章三十八至四十二節一個人不但不可以眼還眼，以牙還牙，而且若有人打你的右臉，連左臉也應當轉過來由他打；應當寬容人家的觸怒，很謙卑的忍着，有求你的，不可推辭。

第五規條是馬太，五章四十三至四十八節一個人不但不可恨你的仇敵，攻擊他們，而且要愛他們，幫助他們，服侍他們。

南赫留道甫坐下呆看着燈，他的心還靜靜站着。他記起我們人類所住在內的生活中紛紛亂事，他明白看透人類要遵守那幾個規條，那生活要到什

麼地步；所以他以前從沒有覺出的真快樂現在充滿在他靈魂裏。這彷彿他疲乏喫苦了好幾天，現在忽然得着安樂自由一般。

他那天全夜沒有睡，而跟許多人讀福音的一樣，他現在第一次明白了經文裏的完全意思，因為他雖然以前常讀聖經，而翻過不注意的。他那時醉心在所有需急，重要，和喜悅的默示裏，好比海絨吸水一般。他所讀到的，彷彿都很熟悉，彷彿深印在良心上，理會了他以前早就知道而永不完全了解，永不完全信任的真理。現在他了解信任了；他不但了解信任若人類遵守那些規條，他們可得着最高的福祉，他而且了解信任每一個人的唯一責任是要實行那些規條，在這規條裏藏着唯一合理的生活，若稍一遠離這規條，就緊跟着果報的錯誤。這就是全副精神的教訓，也是在葡萄園喻言裏所明白清楚的表示出來。

那些工人們心想那他們替他們的主人做工的葡萄園是他們自己的，心

想園中所有東西都是爲他們做的，他們來到這兒是在這葡萄園裏享受生命的，因此忘了那主人，殺死了那般說起主人存在的人們。

南赫留道甫想道：『我們不也是這樣麼，因爲我們心想我們自己是我們生命的主人，而生命是給我們享福呢？那末這實在是錯誤了。我們被一個人的意志送到這兒來，爲一種目的。而我們已經決心想我們生活着是爲我們自己享福，那末自然百物要同我們壞下去，正好比工人若不服從他們主人的吩咐，百物也要同工人們壞下去。那主人的意志是啓示。在這些規條裏。人類祇要服從這些規條，那末天國可以建行在地上，人類就能達到他們最大的善地。』

『你先去求他的國和他的真理；那末所有一切可以賜給你。』但我現在祇求所有一切，自然而然要失敗得不着的。』

『從此到了這兒了——我生命的事業。我還沒有做完一個工作，第二個

又來了。」

那天晚上一個完全的新生活啓示給南赫留道甫；不是因爲他已經進了生活的新地位，乃是因爲他在那夜裏所做的事實在於他別開一個新鮮不同的面目。

他這新生活的新紀元怎樣達到目的，以後的時間可以告訴出來。

共學社俄羅文文學叢書

復活

第三冊

此書作者版權必印究

中華民國十一年三月初版

每部定價大洋貳元伍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俄國托爾斯泰

譯述者 耿濟之

發行兼印刷者 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商務印書館

Kung Hsue Sheh Series
RESURRECTION

By
LEO TOLSTOY

Translated by
KENG TSI CHIH

1st ed., Mar., 1922 4th ed., Dec., 1929

Price: \$2.50, postage extra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All Rights Reserved

N
二
九
〇
沈

